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九目錄

都察院六

督儲

軒輊

周季鳳

劉瑀

陳瑗

白圻

李中

楊宗器

曾于汴

林廷玉

漕運

李昂

李蕙

陳鳳梧

魏有本

陳儒

王誥

陳濂

陳泰

張璣

徐英

李綱

徐鏞

朱瑄

馬炳然

屈直

馬卿

連鑛

河道

吳桂芳

盛應期

才棠

潘季馴

劉東星

栾水

李憲卿

史仲成

捕盜

賈諒

高明

鹽法

邢宥

陳天祥

唐繼祿

張漣

王璣

金陵黃應登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樸

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九

都察院六

督儲

都察院左都御史軒輅傳

糧儲

都察院左都御史軒輅字惟衡河南鹿邑縣人由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歷監察御史陞浙江按察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尋陞左掌南京都察院事拜刑部尚書致仕大學士李賢薦起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是歲春復以疾乞致仕章方上不待報輅一吏兼程徑歸至家之日方食時趣具浴浴畢數回

日早暮或云午矣輒欠伸而絕時天順八年五月有司計開賜祭葬皆如例輒性耿介門絕私謁其按察浙江矯前政侈靡去一切供應俸資外一無所取朝夕疏食布袍無間寒暑待故舊賓客食不兼味約束同僚三日一市肉不得過一斤簡廉威重震撼郡邑官吏畏之或有投牒引去者親喪聞訃翌日卽行僚屬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此自矜飲同僚家歸輒撫其腹曰此中皆贓物也識者少之其巡撫威望損於按察時在刑部無所建明而頗招物議其掌南臺御史有好訐人陰私者輒獎其能嘗嗾御史劾南

京祭酒吳節節亦發輓平生陰事衆頗不直輓然其
冰檠之操終始不易時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耿
九疇亦河南人以清白自勵人語廉吏者必以軒廉
使耿都運並稱云

又傳

彭 韶

公諱輓字惟行河南鹿邑人永樂甲辰登進士第天
性廉介嘗差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墮水救出衣
盡濕以綿被自裹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
待舊衣之乾然後出擢監察御史獨振冰蘖之聲當
道薦爲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

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人多不堪故舊經過者留待一飯至厚者烹一雞人以爲異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厲江陵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旣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天順初 英廟復位召爲刑部尚書數月以疾乞致仕 上復念公爲人不易得與學士李賢言之賢曰輓之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糧儲缺人總理遂再召爲左都御史委任之贊曰於惟廉士古之李及惟彼爲通覆謂我激我豈激者百年一日廉憲中丞風

紀以植譏諛不行奸墨屏迹乃掌邦禁勦節愈力老
而復起憲臣是式

巡撫應天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公季鳳墓志銘

楊一清

君姓周氏諱季鳳字公儀別號未軒己酉領鄉薦癸丑會試中高選尋試政部臺甲寅授刑部貴州司主事累平冤獄人咸德之三載考最進階承德郎尚書令閱奏牘尋陞員外郎命平湖廣獄至則明慎審鞠斷獄五百而矜疑者三百有奇進士放毓元有風節爲桂楊守民李怡侵盜糧價監司檄毓元捕治之怡父衡擁衆奪怡去旋獲衡毓元杖之斃于獄撫按憲臣刻毓元行勘君歎曰斷獄倒置一至此哉乃上疏

力辨其冤。輒元乃得釋。至夢神人獻秋水明鏡之詩。士夫聞而和者甚衆。尋陞山西司郎中。有染工語犯僧僧殺之。僧爲中貴人所庇。君不聽。竟寘僧重典。將軍王杲毆人至死。法司論當抵罪。久不決。君得其情。遂白司寇奏生之。諸凡伸枉者。稱是。乙丑充禮部同考官。得士爲多。丙寅陞按察司副使。整飭建昌兵備。有中官橫恣爲患。君至卽斂戢。相戒不敢犯。時劉瑾竊柄。中官張辰賂之。瑾矯詔遣往代鎮。許受詞訟。一時羣從皆倚勢凌轢人民。君諷以國法。且嚴爲禁制。境內帖然。地故多淫祠。君下令毀之。改建諸葛等。

廟及功臣名宦祠麗江知府木泰與土官刺馬琦世
讐未解君謂盍由上官處分柰何以兵亂宜卽退不
然且徵兵盡剪除乃止定惶恐立解黎溪賊阿杓誘
衆寇村寨隣省請會剿未克君陰遣官軍分布要路
賊就擒土官母師古與其族構難君招致諭以禍福
皆感泣罷爭越雋官舍欺隱田糧君查併省其增額
衆皆相勸來輸遂完逋負後以奉例裁革歸瑾復編
詔令科道官覈實邊儲事頗涉君令往陪納彼中父
老聞君至咸出迎候比竣事泣送如初戊辰起雲南
提學副使至則動以身教且條學規作士範無非崇

雅黜浮之說故士名譽髦夷俗漸革土官高聰者世
崇番敎因君至盡毀其家釋像併堂與器俱輸送官
所君大書崇正獎勸其家尋陞山西行太僕卿祛弊
興利多所建白馬政廢弛爲之一新未幾擢湖廣按
察司以內艱去服闋改福建按察使時中官在鎮凡
商稅皆其牙卒輩推之所在騷然君措其委官并榜
禁所屬民商獲甦復遷湖廣右布政使轉左時巨盜
賀章聚衆流劫君協力平之捷聞賜白金文綺會諸
郡大水民饑君白撫按請于朝有覈內帑存兌軍器
清戎停刷卷數事甚善時賑濟大臣未至君先出庫

藏亟貸賑衆難之君曰吾能活百萬生靈卽獲罪無
悔竟發之人謂有汲長孺之風中官劉銳以迎佛過
其境僚佐托公出以避君直前以身當之且以民窮
歲儉令有司勿供送銳一無所得明日遣人來致殷
勤托其分售私貨以歸利君不許銳氣沮卽解舟去
凡上游諸道胥賴焉嗣是中官李文等各以事至有
所干請必委曲謝絕頃之有採薪取鱣鯉漁種之命
君不得已乃以庫銀委官收集民得不罹害又調度
軍食討平賊苗轉輸大木民安事妥累受殊賚辛巳
今上自興邸入嗣大統君扈從至汴疏六事進一

曰法祖宗二曰勤聖學三曰親君子四曰遠小人五
曰薄稅斂六曰汰冗員舉切時政尋奉 聖母北上
凡舟車夫役處置周詳民甚便之未幾擢右副都御
史巡撫保定等處 上嘉其勞有白金文綺之賜君
益感激凡有興革便宜卽具疏以聞多見采納時文
案與委裁決無遺凡巡歷必問民間疾苦止科罰裁
冗費平徭役戒爭訟慎封守官民皆惴惴不敢違法
其策機用武尤極神速巨賊王堂趙延壽等流刦地
方驍勁無敵衆相愕眙計罔所出君曰是惡能爲乃
檄指揮等官授以方略諸賊伏誅餘黨盡絕時驛傳

未清又採羣議酌時宜以預徵解時斂散以均站錢
禁攬造以繕器具增馬價以均差使因繁簡以定支
應數事皆鑿鑿可行遠近稱便淳沱等河決率屬沉
玉帛以祭尋復故道至今賴之未幾擢南京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協掌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會湖
南事被誣解任君家居惟杜門習靜不問外事然屢
薦薦剡輿論翕然至是吏部疏其名可徵用擢君右
都御史總理糧儲巡撫應天蘇松諸府地方君上疏
辭不允方治行遽病不起時戊子四月十五日也訃
聞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如制年六十有五君

性孝友早失怙特事其兄公瑞如父治家嚴整童僕
無敢慢族人孤貧割田分粟給之終身德性和粹然
其中耿耿有介不爲物撓其敷政臨民雖微瑣曲折
莫不經意務求至當人爲建祠立石以識不忘所著
有未軒漫稿正學編等書十餘種行於世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瑀傳

督儲

實錄

劉瑀字汝器直隸蠡縣人成化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擢知蘇州府陞山西右叅政以事累降知四川保寧府未幾仍陞舊職歷陞山西左布政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弘治六年乞致仕給驛歸以十六年十二月卒賜祭葬如例瑀軀幹豐偉性剛毅與物寡合爲山西叅政會澤潞沁汾歲饑盜起瑀招徠賑貸民頗賴之初守蘇時亦稱簡靜然始廉而終貪有巡按御史張淮者行部所至知府而下送迎悉行跪禮瑀獨不爲屈後瑀私鈔關緡錢爲淮所廉

得遂屈膝故蘇之註有云白面虎遇張獵戶以瑠面
白而性猛故云

副都御史陳公瓊傳

首飾

李濂

陳公瓊字大玉別號朴菴其先陳州人後徙太康元
季兵亂再徙汴遂爲祥符人大父景文隱德不仕父
敏中永樂丁酉河南鄉試仕山東濱州儒學訓導並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濱州公以漢藩註
誤發戍甘州左衛生公公幼而奇穎年十二縱筆爲
舉子業已可觀天順己卯年十八遂領鄉薦成化壬
辰登進士丙申拜戶部江西司主事丁濱州公憂免
喪復除本司丁未擢廣西司員外郎弘治戊申署山
東司郎中庚戌實授公在戶部最久以清慎著聞時

延議鹽法久壞請遴選部屬有才望者清理之部尚
書舉公往治其事公搜剔弊端權貴人侵奪鹺利者
始皆知畏畿內大水敗禾稼公奉詔賑救饑民獲免
死徙事竣陳言十事其間言權貴人役民之害尤切
時弊由是聲名益譟辛亥擢江西左叅政在任五載
悉心政務適建親藩公規畫適宜省財力鉅萬丙辰
擢福建右布政使事有利病當興革者公必與同官
商確次第舉行不肯專主嘗怪文移亂真者猝不能
辨一日廉得偽印十餘顆皆老軍吏爲之公擒其人
悉寘于法閩城中有渠通潮汐縱橫如井字形墜塞

六十餘年公建議浚之伐石堦堤十餘里舟楫通行
物貨易致至今民以爲便丁巳轉江西左布政使父
老遮道迓公喜曰是故陳叅政耶公下車卽除民疾
苦數事先時有橫取者公爲委曲裁處上下無怨且
謂累歲盜賊不息實因民困征輸所致公爲均其賦
稅民賴以甦戊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
糧儲出納月以數萬計江浙湖廣例有方面官部運
或不時至公移文促之俾如期集自京衛烏龍潭至
江北鳳潁諸倉創置歲久舊制特設工部主事一人
專理修葺顧工役苟且隨復損壞公至親爲料理視

如家事又重建若干楹皆堅固可久實有裨
國計
云庚申卒於金陵官舍得年五十有九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公圻神道碑

督饒

王 鏊

白氏遠有代緒宋季有諱繼昇者自洛陽來家毘陵
後復徙采菱港然至康敏公始大康敏事茂陵秦陵
位至大司寇太子太保立朝四十餘年爲國元老公
爲之子趾美前人致位中執法後先相望可謂盛矣
公諱圻字輔之年十八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授
南京戶部主事進刑部員外郎郎中改戶部督漕運
以憂去改都水郎中陞浙江叅議時逆瑾柄政有承
風旨開處州銀穴者公曰不可目前之利小意外之

變大乃以贖金充內帑事得已鄺有少年爲日本館
甥已乃隨使入貢鄺人執之以問夷人大噪公曰夷
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少年者予之無損治體奪之
或啓釁端縱之逸長興有田囿於水凡八十頃而糧
固在民甚病之公爲奏免轉福建參政汀漳盜起公
興疾率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日會鎮東官軍至
合擊之賊乃解散進山東左布政使遷尹應天遂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應天康敏舊治
也大興學校招復流移修舉康敏舊定義役上便宜
七事皆切時宜京儲歲入一百一十七萬所出乃一

百五十餘萬石公奏南京根本重地儲蓄減耗所出
多於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幼武臣逋負不
法坐事者若干人時太夫人春秋高公屢欲乞歸養
不得平居憂戚滿容及聞訃奔喪歸旋得疾卒事聞
賜葬祭命有司營葬年五十有二公性明爽樂於興
事而議論每依忠厚於故人子弟及貧弱調護周至
蓋有康敏之風焉至案致樂清徐把總之罪平反安
吉知縣廖紀之冤窮竟泉倖干茂之賊而雪副使張
鼎之汚鱗寬恤山東流賊殘破州縣檢奏守志不汙
者表章之所在賑饑恤災尤爲人所稱道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中行狀

督儲

羅洪先

昔孔子沒顏氏又復天死門弟子無所歸命欲師有
若當是時非賴曾子數言其事固未止也夫因言而
止亦必因言而遷其於是非之微固非斬然辨也
矣彼皆親炙聖人而終身其速肖亦且七十不可謂
不衆也而易惑猶且若此又況其遠者哉自孔門至
宋儒得數人矣自宋以後其言愈明其實愈晦於極
晦之餘有能得其立言之旨雖未計其所至淺深要
之皆可以追逸駕於諸子也哉夫學至不易矣而端

籍之別又且什百而千萬於什百千萬之中歷世既遠幸一人焉有志者聞之其不切思審問求其傳述探其紀載固非情也今世之於宋儒宋儒之於孔門聚可見矣後之視今豈異昔哉故谷平先生之行無問巨細洪先必究終始次第言之要亦有待其人焉謹按先生姓李氏諱中字子庸吉水谷平里人也李氏居谷平久而繁世爲著姓宋有諱次魚者以道鳴南軒晦翁善之學者尊爲復齋先生又幾世爲允生高祖沂沭沂沭生復泰復泰生爾肅爾肅生崇道號坦翁是生先生先生貴自坦翁二世俱贈中大夫四

川布政司右叅政配羅氏歐陽氏俱贈淑人先生生
有異質不假訓習而穎悟絕人在襁褓歐陽淑人撫
之曰汝繼舅氏業乎蓋歐陽出文忠公後其父西原
先生有道者也五六歲未識書解爲聲偶數試之不
能窮八歲讀書忘寢食大父嘆曰是兒必昌吾家然
自高祖以下世敦行誼無厚貲會淑人亡東脩不常
繼弘治壬子年十四始授尚書學舉子業明年從坦
翁如郡城道出周文襄公墓下聞其行事心慕之丁
巳受學玉齋楊先生之門玉齋先生名珠里之謚溪
人歐陽淑人母舅也其學自傳註遡濂洛能躬理道

不苟榮勢貧老瞽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出
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
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甥女固未亡乎盡以其學授
之且謂曰吾言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
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爲之
而已矣子勉之夫財利者人所至欲而易以迷動意
於此不可以語道子勉之先生自是慨然有志聖賢
之學戊午遊澧江爲子弟師明年冬坦翁攜如楚寓
景陵景陵多師之辛酉訪大父寓舍如隨州是時大
司馬李公士修初爲州守見其文異之薦爲州學增

廣生明年議婚又明年年二十有六張淑人始來歸然猶不能市書一日見一峰先生集手錄歸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始獨居遇大雪食且盡室無烟火誦書不輟忘其饑寒在身也比爲州學生月廩矣復分以給鄉之窶人窶人異之聞於隨愈益敬憚先生故不假辭色卽州守子弟來學意不合不能少留以是行輩私語不名而指所居里稱爲白石先生正德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人甲戌賜進士出身高等楊少師一清爲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六月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是時武宗皇帝縱西僧出入禁內

宦官居中用事先先生憂之上疏切諫疏有曰今日大
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
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
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天
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 陛下之心惑
於異端故也其他指斥忌諱辭氣甚壯疏入 武宗
大怒人人危之先生縈坐待罪從容以當道揅解得
免踰月忽出內降謫通衢驛丞緡紳爭爲詩贈之乙
亥奉坦翁之通衢開小亭讀易其中戊寅病移長樂
學官新建伯王公守仁鎮贛州被先生與王公思議

軍事已卯三月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煽搖王公問計先生引古爲證力贊其決變作王公邀以助已平居不屑自序語莫得聞濠旣平返通衢辛巳

今上卽位有詔序復未行壬午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八月監鄉試事多仰成部下有訴鄉貴人奪民田鄉貴人方恃寵多畏憚之間監司受訴求質語甚厲先生不與辨無何竟還民田張都御史某鎮梧州家人自鄉雜商販來爲巡檢所詰張將罪之先生嘆曰逢人怒以奪官烏用法爲不聽判張心銜之以他故上疏論劾爲朝中所理不行癸未春陞廣西布政司左

參議其夏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先生憫俗學支離喪失真性凡敎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

聖書所載迪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又曰感于此應于彼不行而至自有以潛奪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揜固如此於是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五日登堂講說數悉自辰至暮不休人多嚮之甲申夏以繼母某氏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復補前職廣西人士聞者交賀己丑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除催科苛令辛卯夏陞廣東按察使八月監鄉試九月監武舉十月以坦翁憂歸往先生六廣浙必奉

垣翁行曲盡娛樂是年再強入廣不聽訃至卽自就
途不復候謁同官以賻金至盡却之乙未起復陞廣
東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戴某用法峻刻欲罷南海番
禺吏六十人先生驗無實而直戴戴不樂且曰是六
十人者寧無枉法意耶先生而發赤曰法者治其太
甚者也以意罪人何以採過且不聞有故入律耶徑
趨出戴旣慙怒會曹叅議卒于官都御史以婚故令
賻千金先生曰不能還鄉者法得賻曹也何待賻卽
賻豈必千金也竟賻以法同官請益不可都御史面
語又不可而故事平大盜布政必具宴犒諸司藉以

賂者數十百金先生舉宴不以賂都御史愈怒故拒
宴嘗先生先生旣無所謝而前宴金亦不復償於是
與戴交誣坐不稱職當罷朝中顧譚都御史而直先
生爲疏解曰李某素著廉節復有才望第不能俯仰
爲衆所嫉應留用以責後效蓋霍公涓先筆也而時
宰中復以先生無閹說爲慢已竟謫四川布政司右
叅政督糧儲始先生在廣東聞彈章欣然且歸答同
官書曰此事於余無損益但恐仕者以余爲懲則薄
俗日流于苟媚世道何賴獨此不忘情耳及是之蜀
無悻悻狀丁酉至官數月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

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也
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
行叅以毫髮意氣不免爲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
沮乃止明年告之撫巡不允已亥明堂禮成得推恩
三世先生以爲方切感恩未可言私其夏假入賀歸
道陞浙江按察使未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東庚子春至歷下始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先
生瞿然曰是不可徒行耶命撤之曲阜三氏學生舊
無廩建議增給曰使東土人知天子敬學庶其興
乎是年大歉蝗蝻且起餓者流離道路先生會計郡

縣不足取泰山祠金以待賑乃命流民捕蝗與穀與穀倍蝗數又慮盜賊將熾下令曰官軍非郡縣得調緩急全恃民兵今應募多白丁游食不識弓矢萬一何計其限郡縣募驍勇籍記練之河南關繼先黠盜也能散金帛得死力嘗被擒鉗鎖加三水守衛之其黨竟穴地入獄脫去不能得遂流劫燕趙韓魏間數十年無敢當者至是由燕入青先生設法擒之而燕之撫臣攘以爲功先生不辨其訛訟獄細務責成所司不欲侵職務存大體辛丑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搬旣爲市民所紿而官積

程斯鮮不得罪先生乃令自水門入庾次又檄監視者無先放衙無使庾人侵羨病諸役者人皆便之王寅十月偶得痰疾而是時先生爲金御史所誣當調金御史者嘗按四川疏先生之賢于朝及是怨不德已而公卿中又多懷忌以故其誣得行是日晨起將出忽端坐而逝十一月九日也距生成化戊戌十月一日年六十有五先生氣剛而豪貌莊重聲吐震厲對客終日危坐身不傾倚步趨如有循手容張拱望之嚴不可犯然態度安舒不甚求異言有可采雖出夫孺子皆得曲盡其情意有不存雖王公大人未嘗

輒阿所好每默坐問答注目傾聽隨言剖析億邇比
昵之態不少藏蓄平生於物價低昂事情微賤曾不
經意至當大事決大疑聞大謗衆人牽係於利害得
失噤而不敢發者灑然脫郤若江河百折東下而不
可回蓋其性成然也是以平生雖極窮苦而出納之
間校量不形自入仕至按察副使十餘年俸入不足
以供朝夕居憂嘗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爨浴器日
暮矣竟不及飯而別起復見時宰無一帕以爲贊終
其身官且顯而田廬居室敗壁腐椽雞埘豚苴不蔽
風雨然竟不知支一木覆一瓦爲子孫計其興致蕭

曠若處九層之臺俯萬有而享百珍也蓋先生早年
聞玉齋先生之言卽以聖賢爲必可至以學爲必不
可已停涵操習之久失復困頓之頻於是性命一委
於斯道而無一毫常情俗見叅雜其中惟其不知不
愠不見是而無悶故懲艾履蹈必極其茂實信其可
信闢其可疑故辨難往復必極其精研早悟高明則
以何思何慮爲標準而未嘗冒古昔之訓以爲門戶
晚循漸次則以知及仁守爲難能而未嘗矯世人之
弊以爲高奇嘗述程子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
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由是觀之先生之學雖受

之玉齋至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爲主本以閑邪爲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爲實際則其植立擴充濯磨究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雖其一時嫌忤萋斐橫生而燕居閒言不一致辨家庭族黨或有不悅而出入接見曾不加損至於日侍左右不善觸機則又沉默渾淪略無強聒此其積累之厚蘊藉之深卽謂之間世一遇猶未足以喻其難也洪先不肖自丙戌歲與王龜年周子恭輩始趨門牆得聞緒論躬行不逮實負儀刑尚冀來者可追期之末路而天不憖遺遽爾痛割悲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延安鍾山楊公宗器墓表

督儲

王崇古

鍾山公先世居浙湖之歸安五世祖以靖難功 文
皇帝朝授延安衛指揮使歷公高祖愷曾祖信咸世
其官以軍功累陞都指揮使祖聰邁跡文學膺選士
任福山縣丞父時遇以公貴累贈僉都御史母陳氏
贈恭人生公協異兆祖翁奇之長命卽學穎慧有大
志早歲文譽日起嘉靖庚子舉于鄉辛丑偕予登進
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輔臣累考上列散館授工科
給事中居諫垣先後六載多所建白 世皇嘉悅數

錫恩賚勅封父母如其官尋以親老暫告省侍適郡
帥與守閔稱兵城市延人士大恐公力疾出里門責
諭諸武人以法理衆免冠謝罪遂解去鄉人賴之咸
推公能當大事擢山東藩司左叅政救荒理劇聲實
並懋臺臣累薦其材賢遷山東按察使以憂歸公初
未第早失母哀毀幾絕竭力治喪務必誠信旣貴遊
奉嚴君生養死葬榮哀咸至公有二叔胥乏嗣公事
之如父卒葬以禮友二兄篤天顯始終敬禮不衰鄉
人士稱孝弟焉旣滿喪出補山東仍故職貞憲肅度
風紀丕振乃擢山西右布政時三晉歲罹兵荒撫臣

累獲罪 朝難其選歲辛酉廷臣以公夙負壯猷

撫巨鎮推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勅提督鴈門

諸關兵務公性厭時習恥通權貴力圖安攘大計撫

綏兵民汰穢清輸節用儲餉嚴堠勵兵關務以飭廢

稍寧者三載歲復大稔三晉頌德適當報政 上嘉

丕績授右副都御史尋 命督儲南都將發適虜犯

老營守將不戒論者並及公奉旨候勘覈御史上狀

按公無預銓司擬請召用公適膺詔自効力求去

上不俞時予奉命督兵陝邊會諸臺累薦公才猷當

及時錄用俾究厥施章數上擬補至再公以積勞膺

疾閉門却掃雅不欲復出矣歲庚午予移鎮宣大疏
薦公賢務書勸駕公贈言爲別囑以後事予諱之越
數月公偶以痰疾暴卒訃聞予爲位哭之仰天興嘆
始信公于出處修短之際若前知云嗚呼死生亦大
矣非達天人安義命遊神形外曷克自信無累耶狀
稱公忠蓋在給諫仁愛在邊陲政績在藩臬清譽在
緝紳德望在鄉邦一世之偉人也信哉斯言是宜表
勅以議不朽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魯源先生于

拱墓志銘

曾備

郭子章

萬曆丙戌予以潮陽守稍遷蜀督學過里門謁魯源
曾公於白下公曰蜀故不佞舊遊士樸茂超之卽入
繩與江南士異惟是橫序疎闊道里姚長學使者每
苦日力不給君往矣母留滯邑屋以自憊予唯唯入
蜀校士果如公旨明年公嗣君物予書唁公公答予
卷卷以造士爲論戊子冬予稍聞邑東城快閣災快
閣者宋邑令沈公遵建也崔嵬雄桀爲邑鉅鎮不戒
而火予度邑名賢當有應之者十月二十二日公殯

于寢赴至予泣然曰管星殞而武侯殂武擔折而文公亡公居距閣其近也思斯豈偶然乎己丑夏予由蜀遷浙歸省欽弔公靈公弟于賢孫紹衡紹衢持友人王篤菴狀來乞銘按狀公諱于拱字思極號魯源其先魯人也漢末徙豫章宋徙泰和文溪明正統間山韋家巷徙月岡則公高祖封文林公仕敏也曾祖瑛工吟咏所著有拙夫集祖鹽課副使欽父封工部郎中才達母封宜人易氏以正德辛巳二月七日生公公生有奇日角聳拔雙眸炯炯如電甫二歲憶記壁間詩字一過不忘五歲讀經傳暢曉大義八歲習

舉子業援筆中程九歲補弟子員辛卯應試丁酉舉鄉試時方十有七歲也辛丑成進士癸卯授工部營繕主事乙巳封工部公如公官妣安人未幾晉虞衡員外郎都水郎中尋改營繕壬子晉封主事公郎中妣宜人未幾晉四川按察司副使甲寅奔易宜人喪歸服闋補天津兵備丁巳晉福建布政司右叅政歷山東按察使右布政使福建左布政使擢太僕寺卿以病疏歸薦補南太僕尋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未幾以言官論閑住隆慶初奉建儲恩詔復職致仕公望重縉紳屢詔起用無何丁工部公

憂復丁繼母羅宜人憂卒不果起至是以疾卒距其
生年六十有八歲公天資踔絕自髫時人比之項橐
子奇而公持重屹如鉅人服官三十餘年位望炳彪
痛自損抑埋名砥節不緇其故素方工部公開馬帳
於里舍也毅然以師道自任四遠來學者屢滿戶外
公與中丞張公雨廷評王公渤俱有聞而公年少甚
出試郡邑令若守奇之呼爲小友督學使少師徐文
貞公試高等梓其文以式士時公業已委禽今郭淑
人同郡貴豪強欲妻以女公拂然拒之初拜營繕董
太廟工與中貴有郤會工部公就養至長安曰螭蟻

逢堊皆能害人惟毋激之守正而曲防耳公再拜受
教訖工無害在水曹九年纂修其身無謗於國尚書
甘公特疏以薦已將擢外尚書胡公特疏留之事寢
未覆其爲一時推高如此川東隣酉陽石砭黥中諸
夷甚爲邊氓苦公籌畫拊循氓夷兩救天津燕薊重
地兵日弛賓客麇至供億樊劇公創爲規曰飭兵戎
以壯威嚴守備以防患抑冒破以清郵節迎送以甦
艱著爲令丙齊魯間勾補間左株蔓莫可窮詰公白
御史檄所屬詳覈之有子應補者鍤其名以俟不者
注絕民得免勾扳之苦其藩閩也當倭訐諸道兵雲

以驗
米爲
民官
則三
金何
焉

集餉稍弗給輒脫中以譁公蒿目焦思百計取盈假
剝俸括羨緩士各宿飽倭平公瘁以疾乞休不允再
疏上始俞其請時公年方四十故歸而自署曰致
仕於強仕之年敢云高尚其事革非於知非之日惟
求無忝所生蓋實錄云督儲留京逐姦猾恤官攢而
以巡倉御史驗米爲侵職請於上裁之由此遂中
飛語公旣罷猶條四事一曰酌處耗米二曰裁省文
法三曰委任憲司四曰預計缺欠其略曰古人猷畝
不忘廊廟臣食祿年久以身廢棄知而不言非忠也
嗚呼可謂不貳心矣公復官勤恪尤加意文教在蜀

魯兩攝督學事所賞識後皆爲聞人辛酉魯試錄文
多出公手甄拔元魁如今大宗伯于公其一也家居
事工部公朝夕率子弟娛膝下若童孺然仲弟梗卒
子女在襁公恐詒工部憂悉力爲畢昏娶倡族人建
宗祠約里甲毋逋負皆所以成父志以厚宗戚者工
部塲公痛甚幾毀事繼母羅無异事易宜人眎諸弟
若姪無异其子豈非天性然哉居嘗謂平賦均繇莫
善四差弭盜安氓莫善保甲而移風易俗又無踰鄉
約力贊當道行之嘗致書鄉人曰吾鄉都十八地僅
五十里先世皆耕讀尚勤儉崇禮義間有游惰侈靡

者累共攘斥至於寇賊奸宄似未嘗有此父兄子弟
所聞知也弘治後俗稍異古正嘉間吾宗太尹少叅
二公後先倡議羅文莊公主之會於南臺表曰鄉善
此又父兄子弟所見知也其後老成凋謝至辛酉流
寇之害極矣藉口死傷之餘弗暇禮義以致風俗日
壞爭訟繁興寇盜迭發此又父兄子弟所痛憤也僕
自歸田目擊心惻幸當道頒鄉約于九邑惟服膺明
訓彼此勸率鄉父老留意焉吾鄉鄉約不行三十餘
載絕而復續者皆公力也公嘗受學歐陽文莊公公
一見喜曰吾益友也他日以學術爲事功必有補益

又曰思極爲學不鹵莽有問皆從實心踐履體貼發
出非苟爲飾說者故公之學宗旨良知而以實踐爲
工夫嘗自言曰講學者必事事合義而後爲不欺解
如子夏小節出入語猶爲滲漏又曰某顛毛種種續
居田野不敢失陋巷之初心持簞瓢之晚節焉耳公
之學大氏如是自致政後主盟萃和陶心研慮隆萬
二改元臺省撫按連疏推轂當高新鄭秉政時公同
榜最契者自長安詣書趨公少通一赫號東山之命
阪上走丸耳公不答名繇是益重上意方側席公

丙子銓部以晉中巡撫陪丁丑以閩中巡撫陪顧公

連讀禮六年遂使餘皇之橈蹇產溝瀆垂天之壑紫
冠槍榆其不幸豈獨在公哉公爲文宗留南豐而雄
勁英毅自成一家言所著集若干卷藏於家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澗林公廷玉墓表

有傳

呂 枏

公諱廷玉姓林氏字粹夫福州侯官縣人父介菴先生仕爲韓府紀善公幼隨任因籍平涼成化癸卯遂發解陝西甲辰舉進士明年選授給事中時 孝廟初元公卽上封事乞順天地之理通君臣之情出御文華延訪大臣政治之詳又上籌邊翊治十事內闢妖倡方士多底收戮他日劾太監黃贊之弟黃緣京職事雖報寢聞者生氣又蒐輯傳記釐爲八箴以乞保治旣晉都諫滋著謏謔其論興濟宮建眞武廟及

考官程學士敏政六事言皆剴切遂因程事降判
州聞乃盡法祛弊鹽場強徒一鼓盡擒至訊董老
蛟人之盜如親見鬼神遷知茶陵州籍里豪以觀躬
化革鬼俗以禁屠牛建泐江吸院亭以崇正學茶陵
稱治乙丑陞江西屯田僉事設立規條逋賦就完尋
陞廣東提學副使中署司事七月凡其敦德行正風
俗崇節槩獎恬退抑奔競闢邪讒剖疑獄結滯案罔
有不嘉至於廉周應舉殺崔鎮父子之隱奸發黎民
阜繼母曹氏殺前子之偽惡尤能警服廣人之心已
巳陞山西叅政丁繼母高氏憂服闋陞右通政提督

騰黃是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荆等關凡勢宦貴戚相率斂戢乃又嚴捕巡軍之奸以杜響馬巢穴奏劾守備倒馬關太監李貴及翟都指揮張大僕丞之惡於是畿輔肅清商旅夜宿尋以張辯調南京都察院管事公遂懇求致仕去嘉靖改元 皇上以言官薦公守正不阿觸忤權奸遂起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癸未又具疏懇辭得旨自是祭祖至陝以還聞不復出矣乃壬辰四月二十四日疾終正寢年七十有九初介菴先生爲信宜司訓公母徐孺人卒于信宜火葬鳳凰山不

封時公方二歲也稍長微知其故及出使廣東葬都
憲魯公輅超信宜披草泣血遍訪父老得母葬所爲
文哭祭圖其山形而去陳白沙聞之至錄其文爲詩
以傳比介菴卒奔喪平涼念祖塋在閩復南展省墓
碑泣別歲甲子入覲途病還涼就醫聞 孝廟陟方
哭隴于韓府墀下血淚點漬麻衣有痕提學廣東時
焚黃酌祭于信宜哀痛之切足表士風公常欲自涼
遷父葬于閩以人言未可搖動體魄而止乃留仲弟
廷羽于涼以守丘墓繼母陳氏歸閩焉戊寅之夏福
州衛卒缺餉羣咻爲亂閉城門擁利兵內外岌岌公

方巾深衣造壘示以朝廷恩威賊輒解散八月再亂
公再出撫定鎮兵因以夜擒渠魁福州用寧公自退
林毫髮不擾于鄉里人皆德之蓋自始葬魯都憲公
及襄楚憲王祀時凡諸贈遺一無所取人已占其後
矣陽明王公謂其碩德重望收曲突徙薪之功饑制
勝中林君炫謂公剛大之氣常伸于萬物之上淵源
之學自得于簡冊之外濟變之材又一時莫之與京
也其殆庶幾乎公曾大父諱外生大父諱觀號淳裕
處士配某氏是生介菴先生諱芝贈給事中母徐贈
孀人繼母高陳皆封孀人公配張氏封孀人生于一

彥源娶某氏孫男一桐孫女某辛巳葬於某山原是
宜勒辭羨道以告行路

巡撫都御史李公昂傳

李昂字文舉仁和人天順甲戌進士成化二年知青州先是政弊民攜逃亡踵接昂至問疾苦首劾賊吏置于法暨諸積蠹一切芟夷殆盡量貧富均繇役募民辟田而緩其課入不能償者官代之輸值歲大饑昂捐帑分糴復愀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填溝壑其何及耶遂不俟請開庠以賑不足復移歲輸助之繼勸富民粟爲粥以食餓者全活甚衆旣而法吏以不請論昂嘆曰民旣生全罪復何憾自劾乞罷 上下部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獎慰昂尤慮饑饉後民

不能轉循行阡陌貸與之具其俾嫠無告者闢廬棲
之時給服食問弔藥構建漏澤園于關北俾托瘞焉
殫心學校引進諸生躬加勸誘人才輩出教民五典
飾申明旌善亭俾知懲勸孝節著白者奏旌其門俗
用丕變流移復歸外封附者輻輳博興一邑至占三
千餘戶父老嘆曰不圖今日復見富公也走數千里
求列其事于石尋參閫省政歷藩山東河南擢都御
史巡撫江右繼督漕運昂嘗董軍餉興水利申法禁
抑豪右所至偃功而江右之功爲最洞寇陽九隆等
倡亂勢張甚遠近大聳昂節制五省兵執訊夷險方

巡司二總理叅將一方域以寧其在漕運條陳十事
多闢大體昂德政始于一郡終及六省兩淮而救荒
之政青民迄今頌之比諸鄭公云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蕙神道碑銘

漕運

吳寬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受勅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
廬鳳四府任甚重也弘治戊午漕事既成乞歸展墓
明年至家疾作遂不可起享年六十二守臣計奏

上悼念命官祭葬皆如制公諱蕙字德馨姓李氏世
家當塗祖順爲刑部主事以事出爲南雄府經歷得
孫于公廨卽公公生再替歸家幼則穎異知詩律人
號佳子長入郡學受經天順壬午登鄉舉成化己丑
會試列高等廷試賜進士出身明年會給事中缺吏

部慎選其人以充公得刑科居數月適京師米貴詔
發倉儲五十萬石分官監糶以平其價民擁道不時
得米公蒞通州倉設法以給糶者人皆稱便才名始
起後再偕中官給賞軍士衣布等物能革宿弊仍條
陳給賞新格以上詔行其言戊戌丁母憂服除還任
壬寅擢江西布政司右叅議時有中貴怙勢挾檢人
徧歷南方索寶玩行至江西公抵任適三日方分守
南昌道以公偕行列郡公言民窮困激之恐生變中
貴聞之斂威一時民不大擾者公之力也歲滿分守
嶺北更守湖東斷事皆如神民益稱頌在湖東時上

饒饑民數人乞米于富家不得遂強取之郡捕其人
以強盜論公曰此輩迫于饑出于不得已耳然悉薄
其罪恐長亂不可特罪其爲首者餘從未減獄始平
後四年南贛盜發巡撫大臣議發兵剿除以公舊有
善政服其民且熟知地形險易檄公行公至令駐兵
旁縣白于大臣曰前許諸盜自新此舉非詔意今宜
招撫之使不從用兵未晚也用其言賊黨相率散去
惟獲渠魁數人戮以示戒而已事聞蒙厚賚弘治戊
申擢本司左叅政有薦公才可大用者遂擢山西右
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初司中公文出入吏緣爲

姦莫能窮其故至則肅治之而姦弊始息旣乃因俗
爲治惠澤多及于民有畫象以奉之者癸丑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明年 朝廷以漕運
事弛當易其人僉以公可用遂轉左副都御史兼巡
撫四府故事天下巡撫官凡有利弊具疏奏上歲八
月畢至京會議後其地或有水旱盜賊等事多不至
惟總督漕運者至如常公前後所上二十餘疏得與
部院諸大臣面定可否事多施行軍士困于運輸者
方幸稍蘇 上知公果可大用特拜右都御史以褒
嘉之而俾總督巡撫如故公具疏辭不允更遣中使

賜以寶鈔羊酒以勞之人以爲榮遇蓋又二年不意卒矣

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靜齋陳公鳳梧

傳督儲

韓邦奇

公姓陳諱鳳梧字文鳴號靜齋陳氏之先金陵人後
占數著名家於泰和始祥可祥可生道源道源生良
佐良佐生季榮季榮生彬通地理學公曾祖也祖震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黃氏贈淑人父
泰號東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贈通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母姚氏封安人贈淑人公幼而靈異生
五歲東菴公命就社師所卽能勤勉同社生祀先聖
卽取古聖賢列名號祀之弘治乙卯二十一鄉試中

式丙辰登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戊午授刑部廣
西司主事清寧宮災公應詔言時政曰保全外戚謂
皇親張鶴齡寵賚過厚也曰追獎忠直謂太監何文
鼎直諫死郎中丁哲執法誣故勘吏徐珪論救哲編
之民也鶴齡貴震天下文鼎 孝皇惡甚而哲又權
幸所切齒者曰痛抑奔競曰斥絕異端曰慎重民力
疏上 孝皇感悟文鼎與祭葬哲起用珪免考與本
等除縣丞云辛酉主事三年進階承德郎壬戌陞浙
江司員外郎二月上副榜舉人疏曰寬副榜之額曰
弛限年之禁七月上嚴祀典以尊先師疏癸亥奉命

江南審錄重囚多所平反初巡按御史誤決要囚部擬公往勘孝皇遣中官問內閣輔臣曰員外能勘御史事否輔臣曰須員外有風力者公以囚當死特失候命耳今既遷官宜從給錄法上允之公嘗曰仕優則學必先審刑獄精律例方可及考一時主事王守仁潘某鄭某皆名士也講學論文或至分夜當時或稱西翰林云九月陞湖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公仰體勅諭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爲已任推衍聖制爲十八條目爲三十一條刻行郡縣爲諸生規品士維公一字一句必加評品曰一卷一人之功名也吾一

不得與試
事見
紀事
綱

人可受不明卽士子屈負恨矣日四生更迭在門諸
生來叅者兩生引至堂明曰某處生某人以某事見
曰非特尊崇師道亦示無私謁也陞山西副使督學
政亦如湖廣時撫按不得預試事制也巡按多侵越
公曰是尊御史不尊朝廷如職守何初湖廣當試期
公預白之巡按巡按達大體者李君天賦從之後至
山西則巡按已檄下二司矣公自度不可以言語爭
乃具疏兼程上聞上報曰如制巡按乃不試初湖
廣時湯巡撫送黜退生且欲復廢翁巡按送民生十
數入學公皆黜革之守武當者韋大監故司禮監也

過輒
惠下
大城

又正德時故事二司皆坐傍席公謁韋府門中局公
報曰開中門則入否則投刺回及入公據正席而揖
韋前席辛未擢湖廣右叅政時流賊刼掠南贛提督
發兵勦捕撫臣以公守郴桂蓋以接壤南贛也公微
守備提兵營於交界以俟夾攻復覽秀於湘江洞庭
登眺於太岳石鼓所至查理錢穀詢問民隱暇則召
諸生論文督武士較藝時郡守頌曰詞華宋玉號令
條候也壬申聞韋安人訃哭幾絕水漿三日不入口
拉家哭又幾絕葬虞卒哭陞祔祥禫一遵古禮初邑
城新築有喪者率入城公曰制喪不入城吾導靈輶

人非易實意也豈葬之以禮乎服闋擢山西按察使
丙子廷議起都御史王公雲鳳整理鹽法王公薦名
賢七人代而公預焉王公篤道莊肅少與可俯視一
世者也乃推讓公五月聞東菴公訃哀痛喪儀一如
章安人之沒戊寅服闋已卯補河南按察使辛巳谷
剛大用迎 今上入繼大統谷正德中八黨之梟素
擅權驕貴視公卿如僕隸副使王公繼出謂人曰谷
素尊大當長跪王守道士也曰君子寧身被害辱不
徇人以非禮之恭大用果怒辱之河南二司聞之大
懼議接見禮公曰三司方面無跪人禮在禮當留茶

話衆皆默默公曰王公兄辱勢孤耳今吾三司俱在
彼雖恃勢亦不能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茶
話如禮 皇上初登寶位上疏言時務一曰正大本
二曰崇聖學三曰勤聖政四曰簡近習五曰慎朝祭
六曰舉人才七曰選邊將八曰正風俗公性旣明決
而法律又精故無冤民省發明速無罪者令各自便
歸故胥吏解人無以投其隙兩省刑獄稱允云陞山
東左布政使案無停移門無候人一切銀兩付之右
布政陳君奎凡收支秤扣一任之陳而公分毫不經
手曰士之清猶女之節豈惟身不可失男羣亦不可

人也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益都萊蕪礦賊王
堂等聚衆流劫山東河南北直隸勢甚猖獗公相機
剿撫捷聞降勅獎勵白金綵幣均錫焉朝廷上章
聖皇太后尊號覃恩公進階通議大夫祖考妣考妣
俱獲贈甲申三年考績廉孫圻入監讀書初公以山
東差役繁重民流田蕪比之他省爲甚凡事務從節
省安靜不擾其大者奏聞臨清倉夫級管倉內官剝
削需索且拘留數年不得脫應是役者往往傾家甚
怨苦之公奏徵銀募役年終更替官馬之養死補備
驢馬戶至賣子鬻產不能償公亦因事奏令每馬徵

崇禎
九年
九月

銀二十兩解太僕寺買馬補云改南京都察院擢院
事八月上下祭先師故事五品官前一日常服至文
廟四拜禮回公檄各官祭服陪祀先赴監禮御史報
名以爲常改南吏部侍郎遷右都御史總理糧儲兼
巡撫應天十一府地方時寧國府宣寧五縣愚民相
率擾亂凌辱官府據守城門內外不通蓋高淳縣原
養官馬五百匹而淳民日困腴田多爲宣城五縣富
民買去淳民屢奏貧困賣田狀先撫臣議覆撥淳馬
二百匹派宣城諸縣本均平法當時有司處之失當
故致變報至人心惶惑然是時符驗關防書吏俱未

至公從權諭撫令各解散保身家養馬事別議處分
五縣民卽時聽命乃會南太僕及應天巡按共議馬
匹仍淳民領養以淳之驛傳銀改派五縣奏下如擬
而淳及五縣民心俱服公以疾乞休 上報曰卿數
歷中外素有才望南畿重地宜用心撫巡以副委任
不允辭初上元江寧二縣差役繁重人民凋耗其稍
富者往往投充內府神帛堂以圖影射正德十六年
詔革之後守備官復奏補貧下之民將逃竄公具疏
奏免南京各衙門非公差輒徵取夫隸與馬硃墨紙
筆柴炭小民怨苦公檄下應天府力禁之由是小民

雖得息肩而顯貴者頗不說蘇松等處稅糧甲天下
逋欠者多大家公下令曰租五十石不納者各戶自
解人畏自解爭完報於是大家率怨主守民多侵欺
轉販重坐至破家不革公檄府候三四起差官督解
而侵欺之弊絕再疏乞休 上溫旨勉留上疏祠武

進兵部尚書陳洽於常州府毀淫祠土穀之神令春
秋仲月里正率戶民致祭會飲讀法或爲社倉儲糴
平或爲社學訓蒙士復疏乞休 上復勉留再疏未
及下而不知公者惑於顯貴人諸大家多口論罷公
矣公怡然就道旣抵家閉門掃軌不輕接謁進脩著

遂無間時日辛丑三月中旬直發於背至四月初一
日卒卒之辰尚洮頰衣冠如平時享年六十有七訖
聞賜祭二壇官爲營葬事贈工部尚書所著有修辭
錄毛詩集解困知記集定古易靜齋奏議學以聖賢
爲師範不屑屑詞藝整庵羅公欽順曰公手不停披
集解六經多至百卷旁搜約取率有定見而不爲
同近世異言滿耳離真失正終莫自悟後生小子或
分一席寓一榻於斯以日聞公之緒論以弗迷其所
向又非幸歟贊曰爲國任怨者臣之忠忘一身利害
者士之節當正德時權宦肆虐流毒縉紳省閣臺垣

固不降志屈身韋太監之正席谷大用之正禮不亦
壯哉今時豪傑臨死生禍福大節輕若鴻毛漠然無
所動顧于監察諫垣則默然退遜莫敢與之較是非
品得失湖湘之黜民生晉陽之阻小試侃侃然無所
顧忌非古之豪傑乎至於南畿之政孜孜爲民而貴
宦大家之怨不避焉雖終罹多口遺佚沒齒臣忠士
節斯無負矣昔公之每離任而行也士民輒號哭擁
留填塞道路有由然哉

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魏公有本墓志

銘 漕運

袁 煒

嘉靖初 皇上嗣統更化嚮任老成開獎言路公卿
臺諫皆得奉職竭慮事有不可引議論諍必得請乃
已士當其時莫不踊躍思効蓋千載一時也若都察
院右都御史淺齋魏公共一人焉公之爲御史也首
劾武定侯郭勛貪縱奪其兵柄都督馬永負大將才
可代勛忤旨調外於是吏部尚書廖公紀上書留公
且薦永有雄略御史言是而給事中解君一貫御史
許君鳳翔等交疏尚書奏是有詔還御史官嗚呼

上之德至矣嘉靖壬子正月十五日公年七十卒於
餘姚之里第其子乾亨以計聞詔贈工部尚書賜祭
葬如令公諱有本字伯深屢歷艱蹟刻勵于學正德
己卯舉于鄉明年會試奏名辛巳上策士賜同進
士出身視政禮部會修武廟實錄充南畿采纂使
還癸未除行人司行人丙戌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庚
寅坐撫按薦劾乖刺聽覈歸里三年而覈者直公復
起任職甲午創啓祥宮等工上書蒐古典尊立九廟
皆畀公董其役工成擢大理寺丞晉少卿無何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癸卯改督糧儲南京遂遷南大

理寺卿刑部右侍郎庚戌進右都御史督漕兼撫鳳陽諸郡公爲人簡重靜默而注心當世之務爲御史規按長蘆鹽法上便宜八事蘇松大雨傷稼親區處規畫郡以無患公疏蠲田租之半大工興中貴人蠹其間爲常公指陳奸利不少避屢被金綺之賜加俸者再河南當大役大侵之後民蕭然匱矣公一意安輯請蠲租稅者五請發內帑助賑者三當是時宗祿日增而歲計不足取盈公疏宜復舊制得減什之四且從折徵以蘇兆民故事宗藩假修先塋役公費動千萬又申明律令擅奏修塋者罪坐輔導官乃止時

宋澤有奏陝州爲府且割許汝登三州縣益之者公
言澤王等威不視府州爲褒損因條割地不可者五
面宋人故驕縱間率百人譁會力索祿餼者皆論廢
爲庶人諸不可奪類此辛丑虜犯太原徑澤潞逼斬
代河南北竄聽明年復有上谷太原之警而武備衰
弛饋饋誠恐陳備邊十二事又上豫防虜患諸疏其
言求將困圍之說甚備且策虜入寇之路有四北自
遼州入則守在十八盤稍南自潞秦嶺口惟扼吭據
要使虜騎不得闖自坐困去矣於是吏部會奏都御史
連歲備虜盡心事皆得旨允行汴以安堵民甚德

之去之日有爲肖像立生祠者其總糧儲議漕東改折兌人蒙其利在兩都大理最久獄經廷讞輒稱平立朝三十餘年自筮仕至尊官皆任執法風紀凡所舉刺務存大體不爲深文小苛以取時譽且天性醇篤與物無忤施德于人不責報尤善容人過自大理至刑部公寔倦於馳騫章凡三上求去皆荷溫旨勉留旣轉漕臺而求去益力上特允之遂公嘉樂堪休之心以壽考終云所著有淺齋集奏議大理駁稿藏於家

都察院右都御史芹山陳公儒墓志銘

清道

萬士和

公諱儒字懋學姓陳氏世出交南其先有仕者爲又
安衛百戶仕之子曰復宗當宣德時父子並從王師
征黎氏有功以所屬如京師宣皇帝嘉其忠義賜

第長安授錦衣衛百戶正統己巳北虜犯闕復宗曰
事急矣臣請以象戰遂身先入賊中流矢虜退復以
功進一級陞本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孫世補京學
弟子員食廩應科貢復宗配唐氏生二子長曰廣榮
廣次曰賢入太學充校職仕至紀善配田氏是爲公

之考妣復宗賢以公貴累贈刑部右侍郎唐氏田氏
贈淑人公自少穎異七歲時讀書輒成誦比長博學
能文名冠諸生爲人剛方嚴毅不少嬖其居官節儉
正直終始不易其操尤善鼓舞其精力不以人所明
暗而分勤怠篤志慕古嘗從紀善公宦游河南開戶
讀書至忘寢食登嘉靖癸未進士歷戶曹知東昌府
陞浙江副使改提督學校陞陝西右叅政按察使山
東左右布政左遷宜君縣典史量移廬州府推官轉
真定府同知陞湖廣僉事起復補山東陞南京尚寶
司卿改光祿寺少卿陞太僕寺少卿南大常寺卿南

戶部右侍郎改刑部推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
揚公始以文著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稱賞及
筮仕乃得戶部人謂處公非宜公盡心職務罔敢忽
易管昌平倉首陳五事戶部善之下其法於諸屬邊
餉用饒其署郎中事僚羨獨多於諸司時有京師大
賈藏珠玉欲售以規利賄中貴人奏行召買公監執
不從止行兩廣歲辦而已部中奏稿多公起草以屬
僚裨益大司徒甚衆爲戶曹七年而守東昌東昌據
會通漕當南北孔道民力疲竭公曰太守青州縣之
倡也乃出教所屬禁貪酷崇教化懲奢侈慎刑獄約

東旣明其下無敢犯者武城諸縣適被水患民幾餓
鼂公自往救發粟賑濟惠生楷死男女老稚焚香餽
天曰公活我旣而民以稅告公疏其事于 朝請以
郡帑積金代民田租詔可其奏男女老稚則又焚香
額天曰公活我武城民乃立祠肖像以祀之公在戶
部爲屬官在東目爲有司屬官有司壓於卿長撫按
鮮有專建白利害者而公上書不少避由其氣剛守
正是以能然公爲政甚惠而持身甚廉凡公費罪贖
悉以積穀備賑不私一錢節浮費以省過客之科索
均田糧以抑富豪之兼併以是或得罪於勢要然聲

名亦因此起公之在浙也巡視寧紹海道寧紹者浙東海洋要害豪商猾夷湊泊處也治利用嚴公首按文武賊吏捕縣丞藍佐指揮楊淮寘之法軍民惕然震懼鞬鞞桃渚等衛所設海外巡視者不至以故多奸公破浪渡海操閱軍容因被泊其尤不法者諸衛所憚公威名各思自戢久之史部重公文行政提督學校公遂以崇經術開異說變文體禁浮靡爲已任與諸生約數千言皆以道德實行爲先首革書院之冒濫衣巾者士習翕然一變時有議欲爲某公某公建三仁祠者御史業已許之公駁曰中心安仁者天

下一人三人者豪傑之士也未可爲仁也御史曰然則易以同仁何如公曰吾所爭者在仁不在三地其事遂寢公識鑒精明士一經品題輒中高等浙省至今稱公爲得人公之在陝也分守慶陽適太學士翟公巡邊以公自從坐籌樽俎相得甚歡庚子秋虜入原州公以兵從尚書劉公督戰却賊擒斬數多欽賞銀幣平鳳等處誣人以盜坐死罪數十人公掌憲司立辨之得釋者過半郃陽令張某以炮烙刑誣服盜罪枉死者五六輩矣前按察使劉君直之而張令者與權力幸臣有故嗾御史劾劉君落職公鞠其用刑

按史
御史
互計
察也
法也

迹執令下獄令復乞幸臣所免公笑曰吾得正國法
雪民冤足矣寧殺人以媚人耶獄成知縣罷黜誣者
得釋詔復劉君官而御史以失法降外任今之爲兩
司者惟御史之命是從其掌部寺者惟以御史之言
進退兩司公不拘御史成案而當道以按察司言黜
御史時論兩高之公嘗曰人如白賁一有點汗更不
可浣故司錢穀出入嚙然不滓其爲山東布政無異
於在東昌時積羨餘及贖金糴穀至數十萬石以備
賑濟中丞曾石塘公大服時值山東鄉試公爲提調
官而葉御史監臨御史以錄文犯上怒逮獄併逮

公或勸公自辨公曰豈有同事而不同其患者乎及
封獄一無所言御史廷杖公降雜職或報御史死矣
公曰吾幸不諉罪御史不然是伯仁由我而死也同
事者聞之環揖公曰公真丈夫矣公在戶部時以議
大禮被逮及是凡再逮憂患備嘗而志氣彌勵或謂
公平生大節終身無悔者堅志熟仁之助也公上書
乞終養當道素重公不許而繼母尹淑人以公戴罪
亟促就道甲辰夏抵宜君官舍疾作困窮拂抑中時
世凝然思恍然而有得也乃作感遇軒以記其事關
隄士聞風而來者相踵總制張公延之講學不赴門

卷外
任中
國書
論產
蠲糧

生故吏饋遺一切謝絕公雖顛沛中清操自若也踰
年量移佐郡尋復僉憲尹淑人卒公奔喪守制戊申
服滿補山東始引例乞居宜興宜興者古陽羨也初
公在山東時曾買田陽羨而恩例從外入仕中國者
許所在占籍撥給田產蠲免糧差至是公引此自陳
一則資以養廉一則愛溪山之勝卜築將老焉已酉
秋公以尚寶轉光祿始至新居尋幽覽勝心甚悅之
曰此誠樂土吾所得過所聞矣徘徊久之赴任出入
南北間公每當一職必思盡一職之責不爲苟簡故
所樹卓然光祿太僕時謂之閒地太常卿權國子監

事時謂之借冒公居之舉廢墜立教條勤勤懇懇不
少置南京糧儲舊有餘積比因司徒用訕東南額以
益之而南計亦訕公提督其事及署部篆心切隱憂
若不能以終日者亟具疏建言利害督江浙湖三省
藩臣監運上納復查汰冗食歲省數萬當公憂慮初
人或謂其過不數年而叛軍以缺糧激變乃知公非
過憂也甲寅秋虜入宣大殺總兵官岳懋 天子震
怒詔逮前任巡撫命吏部舉侍郎一員賑卹區處時
公在刑部廷推兼劾都以行公至邊宣布上意散軍
糧清屯田理逋負劾冒濫將官邊務肅然凡六閱月

復命稱旨陳安邊十事悉見施行上欽賞銀幣以
酬其勞乙卯夏奉勅巡撫漕運冒暑就道僭運如期
復條陳漕政事宜無不切當是歲倭夷由通泰寇揚
州揚州當運道之衝沿河舳舻銜尾相接又運司設
城外鹽商輜輳居民數百萬賊尤垂涎公奏築城下
令所屬邑鎮如阜泰興海門瓜洲一時併築城南完
而賊已至居民皆入城守禦糧運入瓜洲城以免賊
遂遁明年春公感病危急家人驚惶公索筆書曰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復恐以病廢事召其子龍授以疏
草乞休不允越三月少瘥倭賊復寇揚州公聞報力

疾前進檄召徐邳等處兵殺賊亟命徙運司積稅入
府庫寇至首犯運司環顧一無所得大詬城下而公
所調兵亦集乃晝夜登城督將士力戰前後斬獲數
百級三獻戎捷於京師倭賊旣退公病益甚累疏乞
休召回別用公又陳乞 天子勉留復序其禦賊功
賜銀幣丁巳春隨衆陳乞得致仕乃避居西山杜門
謝客絕口不道時事公惡貨殖之徒視財有若讐已
積數十金便不能寢必散盡乃已以故罷官後家益
貧爲文告其先徙居陽羨就田資給以終曩志居陽
羨足不入官府惟日與一二耆老結社以詩酒倡酬

而已昔賢多欲卜居陽羨然卒不果至公始來定宅
清風完德邑人景仰殆所謂山若增而高水若濬而
深者矣辛酉二月以疾卒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棠谿王公誥墓表

清運

林庭機

公諱誥字公遇別號棠谿世居趙之臨城國初始
占籍西平曾祖安隱德弗仕祖聰瀋陽衛經歷父志
德臨江府教授俱以公貴贈南京戶部右侍郎母李
氏贈淑人公體貌魁梧丰神俊整性簡重寡言初從
教授公遊安東金鄉二邑間見益博甫冠領正德己
卯鄉薦嘉靖癸未登進士授行人奉命伊府祭葬力
却餽贐尋擢司副歷戶部員外郎郎中監收糧斛出
納惟謹管內十庫多所釐革中貴不敢干以私嘗請

法京師養濟冒濫歲省米八萬餘石大司徒李公雅
重之未幾乞歸省教授公卒居喪踰禮甲午服闋之
京會大同兵變殺總兵官李瑾人心洶洶太宰許公
雅知其才遂擢是郡公受檄卽引車視篆計擒首惡
某等數十人悉抵之法餘無所問重鎮以安事聞

上錄其功廕子胤魯汝寧守禦所百戶世襲丁酉遣
內艱郡民遮泣于道如失怙恃公慰遣之旣而家食
者八年丙午以臺史吳君薦起補東昌郡明年陞山
東按察副使整飭密雲兵備庚戌晉叅陝藩在道轉
僉都御史奉勅撫治甘肅是鎮爲古張掖酒泉郡控

引蕃夷覲於統馭公至增修堡寨預集兵糧防禦經
畫悉中機宜先後斬虜首百三十餘級上賜金幣
者再進秩副都御史乙卯遷南京戶侍督儲居頃之
遷右都總督漕運鎮撫淮南時倭夷猖獗自通泰直
犯淮泗諸路所過塗毒哭聲震野屬公初至嚴兵固
守遂疏請旗牌督率將士誓翦此朝食會都指揮劉
顯至分兵夾擊倭奴氣奪大破之捷奏蒙賜白金文
綺旣而議處兵餉休班客兵寬貸租稅停免馬匹數
事皆長慮却顧先事爲備人服其見柰何天不憖遺
淮海方倚公爲重而公已不起矣計聞上傷悼論

祭葬如例距生弘治戊午春秋六十公天性孝友儻有大計遇事敢爲不喜矜伐久歷邊鎮威望赫然迄今人想慕其風采使天假之以年則功業所就未可量也所著有河西稿淮南奏議西平縣志東隅集率爲士林傳頌

巡撫淮揚右副都御史陳濂傳

清運

陳濂字德清浙江鄞縣人由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陞員外郎轉廣東按察僉事專督屯糧進副使巡視海道尋陞廣東左布政使未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召還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奏留守穆盛害人事坐盛于法淮人快之丁內艱起復巡撫河南未幾改巡撫北直隸適總督漕運缺吏部謂濂嘗董其事復以命之成化十年六月卒賜葬祭錄其子榮爲國子生濂貌端莊美髭髯心地坦夷不爲嶄絕之行在廣東最久恂恂信實政平事安上下安

之

行

第

二

三

十

九

三

十

九

十

九

十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泰傳

清通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泰字吉亨邵武人幼從外氏曹姓既貴乃復姓陳永樂癸卯領鄉舉安慶府學訓導正統丁巳以薦爲監察御史擢四川按察使鎮守都御史寇深誣以杖殺人下刑部獄久之始白己已北虜內侵命協守紫荆關巡視沿邊諸堡景泰改元轉大理寺右少卿守白羊口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鎮易州甲戌遷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呂梁二洪及運河丙子巡撫江南蘇松嘉湖諸郡英廟復辟被譴左遷廣東按察副使連丁內外艱復起爲左僉都

御史巡撫四川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北淮揚諸郡
兼督清運 上初卽位乞致仕許之成化六年六月
卒訃聞賜祭葬秦操守清白有才力敢爲御史時以
搏擊得名所至風稜甚峻貪墨多自引去威名至今
著於吳蜀云

右副都御史張公瓚傳略

清遠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戊辰進士歷工部郎中通敏有才出知太原府以父憂去起復守寧波值市舶太監縱恣乃條上其不法事聲稱赫然擢廣東叅政轉浙江布政陟左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母病歸養時松茂壘三城在蜀爲西境與董卜韓胡接壤易爲騷動成化中諸夷挾吐蕃以叛詔起瓚視師瓚兵萬人分哨先築白草壩剪其羽翼遂渡北羊峪而岷山雪山靈山皆在其境有乾海玻璃二泉分流南北北爲洮河南爲江漢之源卽古維州舊地瓚悉討平之

揚州土官奏天壩苗倡亂環請立安寧宣撫司 上
皆允之以功晉戶部右侍郎辭弗就乞終喪復起右
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卒于官賜祭葬所著
有土荳稿東征錄

副都御史徐公英神道碑

漕運

周洪謨

成化甲辰秋八月十有八日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卒於臨清得年五十有九訃聞朝廷遣官諭祭命工部管葬事公諱英字士傑其先人元季避兵自楚遷蜀附籍中江祖諱子仁父諱凱爲陰陽訓術贈中憲大夫順天府丞妣雷氏贈恭人公生秀爽不羣領景泰癸酉鄉薦登丁丑進士第拜吏科給事中適聖天子龍飛之初銳意政理公簪筆立朝直言正色凡百官章奏違式無不駁正舉措垂方無不糾劾江西張真人有不法事命公往鞠公摘其

凶惡十罪以聞竟置之法癸巳遷右給事中使濟陽
王府王厚贈懇辭所至羣邑餽遺秋毫不受丁未陞
都給事中歲餘薦爲順天府丞歲饑掌國計者欲請
發內帑銀四萬兩賑之公曰所屬某州積粟若干某
縣積粟若干可足今用及來春賑貸脫至期不足發
內帑未晚果足而麥秋亦至先是四方富室徙實京
師者其戶丁竊開避役公籍而役之無敢匿者及府
尹員缺吏部以公及南京應天府丞談公論薦於
上乃命公爲河南右布政使談公爲府尹少選談公
卽丁艱公甫去諸州縣父老交章乞公仍回爲尹者

至於再三 上不許鈞州初建王府所費鉅萬公量
其出入省十之五遷左布政使民言嵩山產鑛 朝
廷命中貴往視之公力諍以爲有害無益遂寢頃之
命督漕兼巡撫鳳陽淮安等府公索民隱祛漕弊殆
盡淮有鹽禁奸人造私引私印以規利者有年矣公
密捕之正其罪仍械送首惡於京師公爲人雖所秉
芻芻而於蒞政則裁之果雖所蘊于于而遇災患則
憂之至利無不興弊無不去以是士大夫高其行而
齊民懷之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公綱神道碑

潛通

劉珩

公諱綱字廷張上世山西靈石人元季兵亂曾大父徙居山東濟南之長清因家焉考諱宗領宣德丙午鄉薦授山西朔州判官以公貴封監察御史妣房氏封孺人公幼自負志挺特不與凡兄狎讀書日記數千言下筆爲文不竊陳腐視世之侈靡者若將浼已嘗侍州判君來京家僮驅車行狹道中公失脚墜轍下車從身橫過衆以爲必無全理已而不傷若有神護持之者識者曰大難無危後當遠到此其兆也既

歸補邑庠弟子員景泰癸酉領鄉薦天順丁丑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明憲綱究律意舉大體略細故疏陳時政得失無所避其邇南直隸浙江等處所至舉廉能黜奸貪風聲大振淮人有宦族女婦私通武弁子弟逾年情衰以強訴之時王巡撫威望嚴重訊問未畢子弟自誣服後公按其事疑之詰其實蓋前此嘗分艾炙指爲盟索瘕視之宛然相對遂得減律不死在浙江時去賊吏四百餘人至有望風鮮綬者至今士大夫猶能道其事目爲鐵御史嘗奉勅於陝西延綏編集土兵夷人性悍激

之則變公處置得宜皆得其心事竣回京陞太僕寺少卿未三載馬政之弊盡革時有幕職素嗜榮進累托中使能吹噓禍福者迫公薦爲本寺丞公毅然拒之終不從出視馬政于真保定諸郡有司不敢斂一錢于民自府寮以下不檢者笞之循冀州道劇賊驅騎卒至公從容解前馳衣箱并鑰與之相去未百步賊指隸人曰此豈太僕寺丞李某耶隸人曰然衆賊曰無錢無錢遂不開箱上馬裴回若有退謝之狀噫兒童走卒知其名古以爲難今雖盜賊不但知其名亦有愧其心也未幾聞母喪守制于家 上遣官諭

祭州判君相繼物故前後居六載喪事一依古禮足跡未嘗出門卽吉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素請憲事凡疏奏閱者稱不容口會總督漕運員缺僉議曰克舉斯任者宜無如廷張吏部會官上其名制可陞公左僉都御史賜勅俾行公至淮未及二載運事畢舉人用大和自郡邑官以下及胥吏兵民以逮南北往過使者皆稱曰賢夫何壽不少延一疾不起實成化己亥六月三日也平江侯陳公卽淮安公館具棺斂如禮啓其箱視之惟敝衣數事而已他無一物陳公曰真君子人也爲上章乞葬祭

許之距生洪熙乙巳得壽五十有五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鏞傳

漕運

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鏞字用和湖廣興國州人成化五年進士授行人陞監察御史巡通州倉念漕卒困於掊剋酌定收納常則奏行之遂爲著令時濬大通河上疏論其不便已而果然巡按福建會鄉試有特勢以私干場屋者不容入試代還以災異陳四事又以星變請免慶成宴調陝西鎮原縣知縣值歲饑請于上官移民就食全活甚衆禱旱罪已請罰俸以修倉得窖錢數十萬緡籍之以賑貧乏代流亡償宿逋多復業者尋調臨潼鎮原民千百泣送

之弘治元年陞淮安府知府亦有善政轉廣西右叅政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總理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鑄在淮安時周知綱運之弊於是以法繩下劾不職察邪慝軍民稍息弘治十二年八月以積勞內損暴卒鑄爲人孝友居官勤勵所至有聲卒時年五十六賜祭葬如例

副都御史朱公瑄傳

清遠

張邦奇

公諱瑄字廷璧浙江鄞縣人舉成化五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累遷河南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踰再朞以疾致仕公諫和謹恪卓有定識默觀世故知興替災祥皆由人致天之施報遠近遲速萬萬不齊而無不巧中故所至勸節介凜不可犯位至三品服不能具朱紫家居歲歉蔬食或不給晏如也都御史王璟奉命賑饑浙東遺公百金公拒弗受始公之督漕運也嘗以微疾臥郵舍謂侍史曰若等有異聞乎其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氏者奸而橫侵

明明
是結
迴難
不肯
信何
事

其隣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己宮室苑囿所餘唯
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暗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
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百方
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營乃
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公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
問之亦皆曰信後公遇人必以告焉年六十四終於
家 贊曰天有顯道夫人能言之然至臨小利害輒
爲動者莫之能信故也若公非古所謂迪哲者耶然
所稱某氏後身云者非真有輪迴如釋氏家說蓋天
道好還無往不復人所不報天必償之若陸氏子所

言則尤造化之神應非必真後身也而或者謂公爲
語怪顧不知其常耳

副都御史馬公炳然傳

督儲

馬炳然字思進成都內江人成化辛丑進士知嘉魚縣民有爲人作狀牒者炳然訊其人名而問之曰汝民當各安公畏法何至爲人造訟乎對曰窮無以養寫一狀可活吾家數人炳然自責曰不富焉能教厚其資使力本自是公門游食者悉遁去炳然爲政明察而不煩暇則巡行村落益悉某人堪某事某戶堪某役胥徒不能爲姦三年大治流民復業乃新治事之堂扁曰富庶教退居之堂曰絜矩二十三年丁未夏秋之交湖湘旱饑炳然申賑貸未報輒開倉救之

明年又饑 朝廷出內帑錢以賑民府守意令具文
放散而寔欲轉輸府庫也炳然曰天降凶荒爲政者
之罪也卽放散之守怒炳然不懾也後擢副都御史
督南京儲至武昌青山江中遇流賊劉六爲所挾令
作書退軍不從遇害妻女俱溺死事聞贈右都御史
諡毅愍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溪屈公直傳

漕運

韓邦奇

公諱直字道伸姓屈氏號西溪其先楚公族漢高祖徙齊楚豪傑於關中屈氏與焉遂爲華陰人曾祖亨洪武初書幣徵禮甚急亨雅不欲仕附族人從戎者免祖諱韶字九成號誠齋經明行修歲薦入國學祭酒司馬公詢器重之仕山西隰州同知有惠政隰人至今稱說不忘父諱弘仁字愛之號樸庵涉獵諸史小學善楷書秉義執禮至老不倦以公官刑部時封奉直大夫署郎中事員外郎母李宜人公甫十歲而

李宜人卒繼母劉宜人撫育之初公生之夕撲庵夢
日出大如輪紅光異常流入于懷驚覺而公生天性
聰敏過人六七歲時撲庵口授以詩歌及大小學卽
記憶不忘稍長就師手不釋卷成化乙未充邑庠生
庚子浮梁戴恭簡公歲試至華陰恭簡規法未成材
臨時不得爲成材文時學官怒公貧故以公當未成
材公旣就試兩題皆爲之又皆甚佳恭簡深加獎譽
而捷學官秋遂中試甲辰登進士秋九月劉宜人卒
公守制適歲大饑絕糧推官賑華陰公謁推官乞賑
推官日三邀公會食次日公辭曰使君法官日訊罪

囚數數見邀恐生物議推官曰子家貧甚賑濟能幾
何吾所訊囚二人者將論邊戍數數邀子來故示之
厚彼必求援吾擇之必厚謝子公曰在使君高義則
可直則進身之初當清白自勵賑公道可受賂援罪
人則不可矧又傷使君之公哉推官嘆服丁未授刑
部浙江司主事執法不撓案無滯獄不數月聲名籍
甚尚書江西何公甚禮重故事郎中缺員外郎亦不
音印時司員外郎郎中俱出勘何公輒命主事印主
事以故事辭尚書曰主事非常主事亦不可以常格
待也刑部主事署印蓋自公始故部獄卒往往厚索

要囚稍不如意輒縊殺之公黥獄事卒白鑑縊殺一囚是夜夢囚訴卒明日根治得狀白于尚書曰要囚也姑置之報不可卒論如法自是卒無敢殺囚者錦衣奸人依憑權勢郡縣土賦至輒局誘解人代納號稱攬頭往往負苦解人多令破產有數攬頭發覺公白尚書按治尚書不許公固請及逮繫攬頭權勢人果邀奪之尚書聞之且懼且怨曰我初不許今何若縱之如法何急之部且多事矣而急詣錦衣謝公曰直自有處老先生勿慮也明日入朝言於錦衣曰攬頭犯法刑官逮之奈何弗與錦衣朝廷心腹乃不容

刑官守法耶錦衣曰法不敢撓畏君法外之刑耳公
曰縱罪人固非法有意加之亦非法也直亦奚敢錦
衣喜曰如是諸犯卽當出矣明日送攬頭至徵其賦
直俱抵之罪尚書復大喜弘治壬子陞廣西司員外
郎乙卯陞山西司郎中遼東巡撫武定交惡 朝廷
命選差剛正官勘問公偕給事中于君宣公直巡
撫而抵武臣以法枉狀奏公徒有清白之名而無變
通之才又謂公本光明正大誤聽按察之言而重彼
罪朝廷知公論當不問公刑部歷三司幾十年訖威
訖富權貴人憚之丙辰陞重慶知府土官軍衛雜處

且富庶而謗議易生自有知府以來無見任陞遷者
云風水使然也公既拜命人或以是慮之公曰試使
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貪泉之不能移也又曰士君子
盡其在我陞遷何足較公既視事吏持金床簿鋪面
簿地步簿呈公征需七八千金公嘆曰小民營利爲
生何預於官而爲此橫斂耶取簿付之火府南妖擲
輓石毀人房屋先民居漸及吏舍及首領佐貳官又
有火災或柱頭房簷或牆頭積草有火起或柴頭有
火或綿絮包火落于民間房院內公乃告於城隍謂
城隍與直相表裏皆受天子寵命以主此一方若強

暴橫行及民之不得其所者則是直失其責矣妖怪
行以爲民患尊神亦安得辭其責哉伏望宣越神威
減此災異毋或曠職以作神羞妖火遂息境內旱禾
稼枯公將禱於真武山是日天甚晴明啓行忽有白
雲如蓋往返隨之士夫隨行者莫不見而私驚異焉
旣而果大雨如注歲則大熟於是鄉士大夫有三異
贈卷守重慶凡九年撫按劾薦者八疏巡撫蕭君又
特疏薦曰重慶地方軍民雜處民尚訟訟素稱難治
入其境見六事孔修四境乂安倉庫有餘羨之積圀
固無留滯之囹存心正大而有廉慎之操處事公平

而著勳能之譽乃四川多官中之傑然者必須不次
擢用方協輿論乙丑冬陞河南參政永城縣楊姓者
爲豪族誣告公得狀治豪族罪楊氏獲伸爲公立生
祠初布政司二門外居民叢聚貨食及公署印事咸
從出別求生理耳撫按交章薦正德丁卯陞浙江按
察使公自念官以提刑爲名以按察爲職深懼負乘
鞠問糾治一以至公處之菲約自持門無私謁法無
枉縱一方澄清司禮監巨璫劉藉故都御史錢公鉞
家未至公陞河南布政將之任鎮守劉公謂公曰劉
太監聲勢甚大公去事難濟矣劉璫怒甚衆懼莫敢

言公從容曰朝廷之下衙門最大者內府司禮監天子之下內臣最尊者蟒衣玉帶太監我輩豈敢不敬第不知見怒得何罪也劉璫卽改容曰憲長好人援公手揖衆入坐衆謂公旣不激劉怒又不瀆禮善處也初公至浙巡按欲懲司吏公曰事不集大抵皆官也乞寬三月事尚爾豈惟吏官亦當論巡按罷懲不待期皆報完甫至河南陞太僕寺卿太僕寺馬利近幸相沿爲奇貨地包攬代納請托苞苴百計求中至郡縣亦歲有常例馬多不堪公力禁革之太僕爲之肅清近幸不悅乃相與共譖于權瑾瑾令邏者偵察

盡得其情乃謂人曰屈某好官太僕官久習汙濁今
別是一衙門也諸譖不行遷南京操江都御史復改
南京大理卿多所平反未幾復改漕運都御史公以
運船多稽遲置方眼簿給付運官日記所運水程及
阻風守淺時日備查考其法至今用之故事都御史
例坐漕運總兵左瑾不悅公乃托詞曰都御史豈大
于公侯伯今屈某坐伏羗伯毛銳左且云舊例我差
人拿來看是舊例否公將上京議事山陽知縣饒銀
憲一卓公怒甚知縣曰舊例也公曰是何憲綱所載
貴知縣叱出瑾旣敗其御史倡言公爲瑾鄉人數人

遷轉宜罷遂致仕初當道與藍田南氏有故怨公連
烟南氏當道欲傾公雖一歲四遷實爲布政遷都御
史耳而言者不察又公爲按察時某御史爲歸安知
縣民告言知縣科斂至萬金公按治之知縣懷白金
三百兩餽公求解公叱却之按治益急而公陞河南
知縣遂得解及知縣爲御史起復赴京至淮安謁公
漕府執屬官禮甚恭公喜宴談及浙事偶忘其爲某
御史也因言之平生未嘗分毫苟取如浙屬一知縣
餽金求解贓事當時叱出及今猶耿耿不知其人何
如也某御史色沮愈恭公怪之及罷會諱思之則某

御史也公大悔恨無及矣及某御史至京而瑾敗當時科道皆嘗伏謁瑾惟某御史始入道於瑾無染故得肆意傾擠不特公一人也衆雖知公枉然畏某御史莫敢言公直而有謀剛而不虐才敏而力足以行之故宦迹所至皆有聲與人言侃侃無隱疊疊不倦然亦以此得罪於人嘗曰造化運而不息君子憂勤之心無時而可逸居官則當盡心國事居家則當盡心家事優游自放不及于猖狂耶故里居以來二十一年耕讀不倦嘗身親農事手披載籍爲子弟式雖官達大臣非慶賀大賓客未嘗衣錦於人無貴賤謙謙

致禮無少慢事樸庵年九十卒公年七十哀毀皆如
禮公弟泰寓京感時疾公親視湯藥家人以傳染諫
公曰兄弟至親豈得相避忌哉時有名醫然難致公
曉於門醫感而至謝禮亦不受曰公爲友愛人某獨
不得爲義人耶嘉靖丁亥奉詔進階總制尚書王公
疏薦起用不果公才足以勝重而見沮於怨者知公
者咸惜之公年七十四一疾不起訃聞上遣官諭
祭營葬事贊曰廉者士之大閑也蘊蘊一汙周公才
美不足觀也已世之人假借貴官顏色以耀閭里受
賕嗟來以漬知厚者衆矣卓哉公乎歲饑乞賑顧乃

辭却賂脫罪人之惠至今聽其言凜凜然令人振奮
感動肅恭生敬起採薇簞瓢之志孟子曰周之則受
賜之則不受一於義而已矣當其時閉戶餓死則於
陵仲子之儔又非公之志也予旣詳書於傳而復論
著於此使吾黨之士景行仰止且知先進登大位非
侔致也

右副都御史馬公卿傳

清運

朱睦㮮

馬卿字敬臣林慮人也父圖沁州知州卿少而穎異甫十年圖示以經書大旨既曉析已摘文清峻弘雅初年十七舉鄉試兩試春官不利卒業太學時臨潼王佑以貢至卿察其博覽有行遂及張士隆田汝耕輩講易於王氏十八年會試中式入對大廷策問道未行法未守卿答曰政事之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移於廠衛蓋切中時弊賜三甲進士大學士劉健覆閱卷奇之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戶科給事中六年同考會試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主考學士靳貴奴

洩試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主考劉忠驗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點之曰用戒黥貨者已出院卿疏請究之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貴大愧恨吏部遂以卿爲大名知府是時薊盜大亂大名戎馬充斥又值凶虜鄉至郡修城浚池礪器募兵以令陳智教諭陳悃爲總領親閱能否大彰賞罰人思奮力東明小邑賊攻國十有二日不拔遂去相戒勿入郡中卿復請留運米若干斛採荒得報自散之無餘侍郎王某掌賑濟怒卿之專入境見道樹不伐民安不流乃更稱其才初遼東寧杲自御史傳陞僉都御史已除名潛居

京師厚貺閑永求復官擒賊永諷諫官薦之卿適在
工科同官有及之者卿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
驚如卿者可也畿內可復令渠壞之耶已而傳旨復
果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并討羣盜果必欲中卿以危
法至大名摘疵索瘢威脅語侵卿不爲動亦無從得
聞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卿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發
卒如請十年進浙江按察副使溫處兵備孝豐湯氏
作亂莫克平者卿至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弗
一日而忘死則爲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與通我
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豪右名

呂讐之寔欲存之以便已況法弛綱頽民畏湯如虎而眇官如羊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險狹如鼠關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可劫素雖桀驚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讐家明示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榜諭謀說降敎迷誅我威旣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者不以短望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已定矣時不能用明年改山西提學轉參政晉國監

與而葬妖民張鉞欲乘虛取會城張旂舉號卿先知
之有備鉞不得發御史不然後行部爲鉞黨所攻幾
不免乃大索賊忿將多戮卿又從容開釋無辜者甚
衆嘉靖二年進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吳勛遣
幣于杭自擅權利又縱行頭色料既不中程而挾金
以遁十年不訖工卿蒞之乃與御史歐珠協心裁抑
檄杭守查仲道以平價易色料於商他無與也中官
奏卿及仲道抗違新命凌忽使臣有詔逮卿及仲道
詔獄治卿及仲道各引爲已罪珠疏救卿謫鶴慶知
府珠仲道亦坐降調卿歸省親會友飲燕甚適知州

國臨別笑語之曰丈夫志在萬里如雲南直隸堂與
耳至滇見鎮守中官不答禮卿立而言曰吾不過再
繫而已矣中官改容謝過鶴慶民樸而士少文卿推
誠布化抹撤煩苛均徭平賦通道水利漾江西至登
和地亢而藉潤枯槁藹濟詢之士人云惟麗江可疏
而瀘之然異境民私之而壅其流卿乃移文麗江委
官作濠江堰高丈許濶如之沿江鑿渠深闊幾丈旬
日而就服則教誨生徒講授大學中庸又論之以文
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也繼之六行崇本也至
六德考厥以民爲習課試之文科第爲志官祿爲功

及幸一第筌蹄盡廢名曰舉業之弊綴砌爲文偕偶
爲詩拾古人之餘敝一生之力不足以覆瓿名曰詩
文之弊晚宋陋儒淺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圈不反身
心但求毫楮今又嘖其糟粕以自迷名曰理學之弊
宋之四子翊道之功大矣造詣深矣乃有入室操戈
之徒訾張詆邵右陸左朱肆怪僻自高而忘其履之
卑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也有已則不學專以
非人凡人之善曲爲巧詆諸生能如古人之學聖賢
何患而不至舉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
善吾師也又令行鄉約郡人化之土官鳳朝文及安

銓叛或指卿問道可逸也卿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
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妻朝文之女兄衆畏其
兵悍視其順遂爲從違卿約會兵境上告之曰汝兵
誠精然賴累朝恩命而然汝叛朝廷兵不能叛汝耶
汝受厚恩而忘之兵受汝恩與汝之受朝廷者屬不
待較一旦反噬何難麗江人欲得汝之處者何隲
畏朝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兄何有於威
卽事成容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而事之乎木公感
泣出兵二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兵故難調也由
是二酋失助瓦解矣七年正月遷雲南布政司兼按

再遷按察使委勘平蠻功過當實當道器之御史劉
昇薦卿宜亟召還貳六部贊國大猷巡撫大同蔡天
祐薦卿自代謂卿氣量可以消反覆才略可以理紛
結不報明年轉福建右布政使尋進南京太僕寺卿
丁外艱十六年服除起光祿寺卿遂擢右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地方卿至淮會漕塞議者紛紛
謂復海運開濟汶卿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
前之急乃疏黃河故道而固隄母令走洩未幾漕利
上錫白金綵段奏除淮揚軍餘無田子粒凡若干
兩又請餘鹽并鈔關銀賑濟僅畢事而卒年五十有

右副都御史明山先生連公鑛神道碑

河道

郭 鑒

公姓連氏諱鑛字伯金初號白石繼號明山其先晉
上黨襄垣縣人上世祖威徙廣平府永年縣高祖友
文曾祖旺祖玘以公伯父貴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父
茂以公貴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母李氏贈太孺人公
天性豪邁神清氣爽與人不苟合事父母孝敬處兄
弟友誼讀書求諸心得文追先秦詩步盛唐字法端
勁如其爲人所著有明山疏略燕山漫稿人以私事
言者仰面不應其人自阻立朝以忠貞不欺爲本苟

利干國不恤其身語及賊吏姦黨則怒髮上指若不
與之並立者居官二十八載而囊無厚貲壬子舉鄉
薦丙戌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以時例出補日照日
照地鹵民瘠逋賦爲常公招來撫字租稅不乏改建
平豪健難治潘姓者怙勢強娶嫠婦公治之以法境
內肅然有虞順者挾妖術據五牙山爲亂公計擒之
有紆絲白金之賜甲午陞戶部主事督理易州倉庫
豪猾皆望風遁去掌崇文門稅大司徒梁公劾屬有
匿稅者論如律梁公歎服謂其相信之深也十四年
初改風力部屬爲臺諫梁公遂薦之授山西道監察

御史巡陝西茶馬條陳種馬牧地事宜皆見實用後
改浙江道恭送 章聖梓宮發承天復蒙紵絲白金
之賜庚子按山西議類解領辦錢糧而三晉民力少
蘇時秋警方殷兼鄉試重務公晝夜勤理疏五上皆
切中機宜科目亦稱得人議寢馬地餘銀廣平八郡
陰受其惠條陳防虜八事語過切直罰俸三月 上
由此益知其名癸卯陞浙江副使丁卯陞河南左叅
政己酉陞湖廣按察使庚戌陞右布政尋陞浙江左
布政辛亥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總理河道是
歲澍雨運堤衝潰阻後帑四千七百餘艘公自濟趨

都極力疏通至十一月而悉就下流矣上疏曰北河
張秋濟寧地高而水易涸患在春月故啓泉門以濟
之南河自徐州小浮橋引莆河以濟運而清淮一帶
橫流浩蕩犯之尤難必春夏未盛之前可循也運早
過淮則南河免汜濫之憂北河當順利之勢議者皆
以爲確論因請造運船補軍夫先時徵兌早督過淮
挑濟新莊等閘以爲來春運地壬子 上命以原職
總督漕運兼撫治鳳陽等處是歲五月運卽過淮矣
六月雨決新安房村復阻後幫二千餘艘公往來二
地之間至十月而運事亦竣因請疏治房村淤塞及

渭黃河下流使循故道公之始至淮寧漲水殘傷之
後蕭徐邳宿滙爲巨川百姓轉死劫掠者不可勝數
公奏蠲夏稅秋糧發粟賑饑使民應募河工水落田
出則示所司給牛種勸樹畜而淮徐之間稍休息矣
去之日疾作于途抵家卒享年五十有九

贈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吳公桂芳行狀

河道

王宗沐

公諱桂芳字某別號自湖更號潭石世爲新建杉林里人公生以正德辛巳九月三日先一夕父夢舍傍有巨蛇丈餘以杖擊之愈益奮起薄雲漢覺而生公因奇之九歲卽善屬文十三補弟子員弱冠舉癸卯鄉試第二人明年第進士授刑部主事時鄞縣聞公屠公繼爲司寇皆斂衽稱非凡才而公亦方銳敏欲以功名自表見卽精覈比議鬱稱法家時有崔鑑者年十三其父嬖妾凌其母鑑忿手刃妾事聞下部議

續姓
上卷
所補
見

憐其志處活比公爲之傳文雄麗得司馬氏法盛傳
於紳紳間於是司寇掄公典部奏記時蒲州今少傳
王鑑川公與余三人朝夕協心同事而余之於公爲
骨肉交自此始明年聞司寇改吏部尚書題請移各
部才主事居言官刑部則列公首而移檄之夕公以
聞潘淑人訃不果舒淑人舉公卽歿而潘繼室乃愛
公篤至凡公爲諸生以及仕衣食非潘手親則不以
畀而顧已所生都事君與二女愛皆不敢望以故公
於潘忘其非已出聞訃哀毀感動行路人謂母子兩
皆絕世間不常覩也服闋補禮部主事轉祠祭部中

是時分宜秉政子世蕃二橫甚然欲構婚名士以自
塗飾聞公有女一日親造公請曰願以子託館甥公
恐其賦乃佯驚曰某止一女與朱給事應辰子負盛
意奈何世蕃大阻然亦不謂公却之也後一月公亟
緣朱給事出聘而世蕃偵知之乃悟前語爲漫恨公
刺骨倖寇方熾而維揚爲盜藪且衝劇欲因以困公
乃抑其資令出守命下縉紳大駭然咸知所謂益以
重公謂不附麗特立也公抵揚甫數日而壽藩宮眷
取還邸中官私驛騷官吏走匿公卽走與州境上通
之好爲之禮而震以威凡揚境內數驛舟夫之資皆

一時并給中使望公貌偉岸固憚敘而又先事備不以乏餉怒乃戢戢出揚境不泊岸民帖然不驚而公名亦由此起時倭寇猖獗流劫通泰公建白創選旁海竈戶爲兵使守其地賊登岸見之駭走因追逐殺數百人賊不敢復入揚境乃請經畫城如阜城泰州城海門城瓜洲又城郡城外垣誦財聚力悉公指授民不知病揚號財賦區公尤潔已無所編有火者承者貴商者皆爲人誣陷公直其枉乃皆外假書米內裝重餽千餘金公一却之且置於法其後遷行餘生以仇家陷其通倭家且破公廉其誣亦直之而

生自攜千餘金致於半途公曰吾行而受卽在郡何如不速去則且視黃商火丞例生愧懷金去還家以像事公滿考還臨清兵備副使去之日民相與巷哭罷市未幾改山東督學公勅教約絕謁請是歲多得名士轉廣東叅政浙江按察使左右布政使時胡督撫以兵事奏於用財慮不給公爲查理積年隱沒者幾月得十餘萬緡胡於座起揖謝曰公真天人也時公望重中外方欲倚用公而分宜銜不置閩撫臣以戰敗於寇罷去乃曰非吳公不可代意實欲申前恨因公命下而丁父憂嚴愕昭曰有福人未可量服闋

起鄖陽巡撫尋晉副都御史總河道未任轉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公抵任未數月而海寇新舊相仍數且二萬餘公紛紛奏請調兵食選練兵將皆中機宜輒報下施行不踰數月先後尅獲餘者遁海上爲雷風所覆無一還者地方寧謐人以爲神而潮州柘林官兵喇撻大總管者以少糧脫巾呼其黨數百人一夕叛時與倭持兵尚未解也公以計授其將且聞東莞有李茂材者頗以鄉兵雄於里召而密約厚以賞使其隨官軍尾擊之海上皆悉擒斬方叛兵環海轉掠省城非公星馳還鎮則城外民居屋貨俱爲盜資

是功既奏而公始決意城省外城矣是時居民以撤
屋度城址頗不悅至有飛語公銳於戒事且罪言者
其規畫大抵視揚城例改築甫畢公遷去而閩之流
寇冒一本突入犯省城曾老於賊部下梟雄數千人
意固垂涎濱河居民財富將甘心焉不謂有城也比
泊而樓櫓森整殊失計去遂就擒于是人知公有保
障功爭立祠祀之揚與廣皆天下雄富多大商其外
沿河積聚生齒繁集而公以兩城所生全卽宦跡功
中爲尤著兩地皆衝劇大工拂人初意飛語易騰達
而公卒就功人謂其斷不移尤難也公居廣凡滿三

載所誅夷山海大盜如王西橋葉丹樓伍端馬平吳
平陳倫皆遁逃稔惡而公談笑中悉蕩平之羅旁地
扼江道之咽數千年大木叢翳蠻隱以行劫監司將
災過端溪者必鈎船掠且殺人公爲聚兵悉伐而焚
之賊不敢出迄今爲坦途 天子凡六致賞焉召入
以原官佐部議是時丁卯歲秋九月也余時會公於
真州公曰廣中兵事勞心過殆且病抵部而正卿缺
公署部事方虜入犯薊鎮調度機宜奏記旁午公裁
度無不中人方望公卽正而忽嘔血疾作累疏乞休
還家八年與同志聚講山中足跡不謁臺省是時嚴

氏方敗與之連姻者皆爲輸贖有死於獄者而公門
宴然人始識公初拒之有以也漕計方艱阻朝廷
以公夙望特以原官召入抵任卽疏開草灣以通海
口築高郛堤以蓄潮波則運路不梗天子覩奏倉
行之績且奏而兩都言官以爲河流尚滂淮揚爲巨
浸河臣與漕不相統非大更革設總督不足以集事
於是天子晉工部尚書總督河漕事而公亦以屬
所釐建百緒注措早夜草奏移官定計而往疾頓作
命下幾月而公不起矣天子痛悼加贈太子少保
榮典優渥縉紳相與哀挽謂公迄成大功然公志未

究也哀哉平生敦大倫尤好賙人急兩姊妹與弟都
事君俱異母給瞻周洽於都事君均分半產以廢移
之幼時師戴博士士元老且貧公養之終身杉林居
族地卑而屋敝公捐已財爲改創爽塏聚族以安焉
松湖增窰尾堤楊湖蛟溪兩橋皆公以義成鄉之戚
里待公而舉火者不啻十餘家也始公之居刑曹與
余與王鑑用公典奏三人同志業相砥礪堂有三栢
余爲賦揭於壁以志三人者他日樹立也公由兩廣
起廢卒代余督漕鑑川公以少傅居刑書而余適移
左侍鑑川公樹邊功余奉使往覈焉爲之表著旂在

奏謂三人中余最劣而宦轍先後瓜連蔓引人謂爲
奇未幾余以憂歸鑑川公亦解職而公遂長逝矣三
人者離合存亡之悲四十年間倏忽在前嗟夫人生
不樹勲名學行名世而徒以富貴相推挽者如燭火
電光其謂何哉公年五十有八余不忍狀公而卒次
之其以暢余悲且以寄鑑川公共斯哀云

都察院右都御史吳江盛公應期傳

河道

袁 袞

御史大夫盛公諱應期字思徵蘇之吳江人也其先
出宋叅知政事文肅公度高祖寅 文皇帝時官御
醫有寵胷祖似不仕祖斯父璫俱以公貴贈官公親
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都水主事管濟寧牌牌當孔
道公私舟乎先進公東以法而時啓閉之吳文定公
寬以少宰赴召時方封牒蓄水以濟漕船吳公尊官
也守牒旬日乃聽過公之守法吳公之樂成人美聞
者蓋兩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咸望風斂戢挾私者

輒沒入之時太監李廣雙用事諸中貴羣慝于廣廣固銜之矣而廣之家人販私鹽南來聞公嚴悉投鹽水中廣益怒乃嗾太監秦文誣奏公阻薦新船爲大不敬詔逮錦衣衛獄謫雲南安寧驛丞稍遷祿豐知縣祿豐古祿率也烏焚蠻所居俗獷悍習盜公不鄙夷其民教以禮法而弛捕盜之禁盜咸首伏化爲良民陞順慶府通判管糧稽逋撻伏宿蠹盡革父喪歸道陞武昌府同知服除改陞雲南按察司僉事分巡金滄洱海諸道所至屏肅景東知府陶某上官也父子信讒日相讐殺公縛其讒人寘之重辟曉以大義

少子如初武定知府鳳英死其妻攝郡事而子朝鳴
凶狡不法肆行剽奪民殊苦之奏下所司觀望不理
公出鳳不意單車馳入其境母子惶怖伏罪乃窮治
其黨歸所侵奪於民公策鳳氏終爲患請降其秩設
官制之因會奏于朝議寢不行後鳳氏卒叛如公言
復建議請閉銀鑛絕禍源而鎮守太監梁裕貪虐無
厭公與巡按御史張公璘副使晁公必登共禁制之
裕因誣奏公晁公俱逮下制獄張竟拷死獄中諸大
臣及言官連章申赦會乾清官災救出先已進本司
副使乃得復任尋陞河南按察使清嚴彊察威禁本

行陞山東右布政使謹出納屏羨餘正已率物胥吏
莫能爲姦未幾陞陝西左布政使鎮守大監廖鑾縱
其弟姪廖鎧廖鵬漁獵民財侵盜官帑姦脏狼藉有
司脇息莫敢問公以法剪其羽翼廖滋不悅思中傷
之乃檄公督造絨罽檄文嚴峻費且鉅萬公按籍知
廖前已侵費數萬不以上供持數示廖將奏之廖惶
恐跪謝乃不復造 武皇之西巡也駕將至榆林人
情恟恟衆議加賦以備供億公請於正賦內每戶以
丁糧爲差出米銀若干聽准來歲賦入之數民爭先
輸納比駕至士馬供億咸有調度而處之裕如若無

事者江彬扈從寵倖勢熾薰灼自鎮巡以下咸重足
屏氣呵辱如奴隸公獨興抗禮干請不行同事者咸
歎服焉 武皇帝亦知之曰盛某好官也明年四川
缺巡撫陞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蜀險遠夷獠雜居
天全六番招討高文林數出寇掠而流民謝文義亦
糾焚蠻爲亂皆討平之捷聞璽書褒嘉錫以銀幣丁
繼母憂歸 今皇帝登極起爲江西巡撫江西遺宸
濠兵變之後歲饑民窮寇盜充斥而鄱陽湖尤爲淵
藪盜出沒其間屬漁舟爲之鄉導公編號以驗其出
入而調遣官軍以防邏之立團保之法使相覺察盜

無所容一時遂散於是輕徭賦議賑貸奏免雜調經
錢者數十萬請留解運者數萬輸米南京者四十七
萬銀二十萬而積穀以備荒者亦百餘萬有詔賜羊
酒幣帛尋陞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
兩廣軍務前任兩廣者多通土官餽謁土官多玩易
之號令廢弛而蠻寇竊發公至大閱鉤稽簡料凡太
監及總兵私役軍者悉勒歸伍而兩府官屬之暴橫
者痛抑之且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聽
關白由是二府不悅大興讒構矣歸善縣賊李文積
據槐子園爲亂發兵討捕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全

等新首千一百二十級俘四百餘人土官劉召據思
恩以叛討破之斬首千九十七級俘五百餘人召赴
火死餘黨悉平田州土官岑猛作亂事聞下公體勦
公上疏陳方略下兵部覆議而公已改官矣初二府
舊憾騰謗於當道當道者欲事調停遂除公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實奪之權也乃引疾致仕會河決
徐沛清渠不通朝廷憂之詔選廷臣可以治水者會
議以公名上陞公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南北直隸
山東河南等處河道時尚書李公承勛胡公世寧建
議欲於昭陽湖東別開潛渠而會事江公良材護國

及少卿黃公緒詹事霍公輅亦各陳便宜並下公
詳公親詣其地相度咨訪議既協乃上疏言黃河之
患古今所同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
爲之阻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其性避高就下非多
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
卽分三大支其二大支俱由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
經淮入海其一大支則出汴城以北東行至堯又分
二小支一出汴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漕
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并
入汴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漕河自

此汴河無患而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以湮塞自曹單武城諸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湖之東泥沙壅塞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爲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改者改別地而不與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以開詔可以春和興役而公以命官分治舊河使通漕

船堅築隄岸以障河衝復濬趙皮寨侯家渡諸處以
殺上流之勢乃簡屬吏之能者以任新河之役量地
授工程功授食役不告勞財不告匱垂成而謗興有
詔罷役而公得罪以歸矣時戶部尚書鄒公文盛刑
部尚書胡公世寧咸力爭之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
致仕大臣言官論薦竟不用以死惜哉論曰余觀盛
公之治河而知天下之事難成易敗也昔堯命鯀治
水九載績用弗成更以命禹古之人興事建功若斯
之快也而景泰弘治間徐有貞劉大夏治水張秋亦
困於多口賴朝廷之明讒如弗行卒以卽功信哉事

之難成也余嘗道徐沛間詢盛公治河事皆有法工
繞四月耳而完者已十八九使當時稍假以歲月烏
患無成哉公剛果廉幹嚴於馭吏請謁弗通怨謗弗
恤庶幾有大臣之風余故傳之冀國史採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裳傳

河道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誕夕父夢明珠入室如斗及稍長穎異過人每舉足必就高處曰吾處不汗也十四補郡弟子員居學舍自爲炊爨衣食不足裕如也因悟聖賢安貧樂道處自號安貧子督學顧公雅重之俾受學于翰林後渠崔公銑公大奇之由是舉鄉薦遊太學結交天下名士或有問其志者對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素所願也登甲戌進士授御史巡鹽山西時權奸錢寧差官市鹽禁弗與有資緣奏討者事下戶部尚書石公玠曰朱御史不汝允也遂中止按

山東救御史王相執法劾閣暨黎鑑姦貪士論壯之
武宗數遊幸抗疏力阻且極言小人熒惑君心詞
甚激切直聲播於中外又勸武宗正心講學戒遊
佚近儒臣四事多見採納知輩昌單騎之任時連年
旱荒瘟疫大行乃虔誠致禱卽大雨浹旬衆以爲神
西夷猾獫設方略困之洞中食盡乃殪之功聞于朝
賞表裏銀兩詔舉政事卓異者賜宴獎勵公居第一
輩呂雖婦人女子至今稱之擢溫處兵備曠徒黨聚
幾四十年檄到卽解散改浙江協堂副使巡按王璜
重人銜之奪其官輿論不平以萬壽節入賀重人

欲得一言以藉口乃佯問曰王御史不法作何狀對
曰其御史重人大慚還浙江左叅政勅總督糧儲凡
徵派必躬其事吏弊悉革陞福建按察使遇懷安縣
獄囚之變乃相機設法勦於海上政暇與閩士講學
日環其門述者有無倦錄給事中劉世揚薦海內賢
能大學士石瑄等七人公居其次陞浙江左布政革
奸釐弊吏役乃私書公案曰清便清似水只怕不到
底公知吏役所爲續之曰我便清到底只怕餓殺你
至今人傳誦之尋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勅總理河
道時宣府軍士爲變陰欲陷之上曰河事非朱裳

不可宜府可別着人去非受知 主上之深無是議

也特資河南徙糧運不通乃相厥地宜量水勢規畫

以奏 上允之未幾丁外艱賜葬祭服闋薦章凡數

于上以公耿介不私權貴不果起用居家一如寒士

鄉人愈謂俯仰無愧相與建無愧亭立石旌德遠

世宗南巡至磁州朝見卽勅起復原職拜命卽行詣

行在候駕渡河抵任不旬日適梓宮南狩冒暑宵征

晝夜至北通州凡千五百里有奇偃臥舟中不能

起恍恍如夢中語皆 朝廷大事訃聞 天子傷悼

不已給賜葬祭如儀諡端簡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季馴墓志銘

王錫爵

余以病解政還里旋奉先慈之諱乃悉謝四方謁文
者而吳興潘君以其考印川公墓銘來請余惟公三
朝行河老司空也彼君請其忍無言我國家有二
大事曰邊曰河乃邊則天子自爲居守常歲步屈
天下之財力以事九鎮而河備久弛猝有非常當事
者勢不能咄嗟而應難一又九鎮各輔以大帥而河
數千里惟一臣難二虜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

虜入卽戰守機宜一切聽於閫外而河有蛟龍與鬼神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又不可以百口爭難三嘉靖來河漕之得安濶者繇印川公獨任其難蓋白首馳驅僕僕三十年以老而今且沒矣沒之後凡朝廷所爲恩卹勞臣與夫沒世易名之典猶尚有待嗚呼此予所以不忍辭公銘也公由庚戌進士授九江府推官召拜監察御史三殿災奉勅稽查大木巡按廣東提督北畿學校遷大理寺丞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丁閔夫人憂卽家拜右副都御史尋詔以原官總理辛未能歸以交薦起撫江右

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
河清錄河功賜金幣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左副
都御史一子入監辛巳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後改刑部侍經筵 上駕 天壽山勅公被麒麟服
居守甲申復罷歸再以薦起爲河道都御史逮今官
當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殺亭沙河留城境山一
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鎮高原自南陽出茶城口
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公遡流而
西問故道於土老篙師喟然嘆曰漢瓠子之役沉璧
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跡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

復故爲主宜仍三沽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遂躬
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日省十之三幣金
省三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濬其陸百五十里
背精爲平野公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
浚築深厚再倍于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
淤者以萬數諸大夫方立石爲公記之而公持議適
與勸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公去而黃決崔鎮以北
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
郡邑幾漚爲巨浸矣於是 天子思公功凡再廢再
起治河具有成蹟其大者塞崔鎮隄歸仁而黃水悉

故河築高堰黃浦入淺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
入于海而海口遂開復築遙隄十餘萬丈以爲外護
而後戊子河四潰 天子以言官言拜公田間至是
不特公習河而河亦習公矣旣告成錄其功所加築
上隄縷隄月隄格隄長隄橫隄守泗隄寄子隄凡三
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厰凡二十
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
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隄柳
八十三萬有奇前後十餘年輶車所至更數千里公
與役夫雜處舂鋤葦蕭間沐風雨晷霜露髮白面黧

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緣河之民始復見
室廬丘壠煙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漕于河則治河
卽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
入于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隄
束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具載
公所著河防一覽中士大夫探圖而覆讀之且不能
竟卽竟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公沒後
而議者猶嘵嘵也蓋先是嘗有疑隄繇非便請疏海
口復老黃河者矣已深計利害迄不能易公惟泗州
歲苦 祖陵在焉或謂高家堰閘過下流爲梗堰公

所修也好事者挾陵而議依於明主孝思見謂能
窮公然公疏固言之矣以謂泗陵之說起於萬曆辛
巳之流言而不度祖陵基址之甚高也又不度前隔
小岡復隔沙河陵去淮之甚遠也自沙河口登岸而
趨陵地幾十餘里自岸而仰視陵地幾一丈有六尺
自陵地而仰視玄宮又幾二十有餘丈每秋淮水穿
湖其甚者及岡足或下馬橋而止矣自非洪荒之水
安能遽射玄宮哉且高堰紉築於漢陳登而本朝平
江伯修之正所以束全淮之水使出雲梯減泗之害
也非所以貽泗之害也蓋先是泗水嘗爲害矣乃在

高堰既決之後此臣復修堰而水不加溢也此遠有
古圖記近有泗水萬口萬目誰可欺者疏上 朝廷
報從公堰得無廢而言者坐譴去嗟乎此所謂息壤
在彼功以此成謗亦以此集歟公初荒度修堰夢
亭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
公覺而思曰帚掃也其命我東埽投石乎試之而洪
流遂斷黃浦下陰雨輒聞雞鳴聲居民曰此蛟龍宅
母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烟排
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鉅顙獨角
其顙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參

差舐之輒粘舌時以爲孽龍避公而尸解云公壯于
河老于河病于河乞骸之日猶奉旨與疾行部且請
開夏鎮裏河又手疏八事以歸歸以疾革猶喃喃河
防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有功至此自非聖神誰能
保二十年後鍼芒瘳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
補塞爲公益友若盡毀成事以功爲罪則余不知之
矣公七歲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十九廩于官
二十九以麟經魁于鄉明年成進士試政九江出寬
民劉雲四之死建議令瑞昌郵費皆仰於縣官不煩
百姓民大德之爲御史稽覈大木于南都公請無毀

漢書
卷之五十九
永
大

廉頗藺相如

卷之五十九

九十九

民居覆內官監遺籍可得也果得萬木于荷池中其在廣東江西破海寇及平寧州盜皆先計擒其黨魁功最著而公恥自言賞不盡行叅贊南京南京悍卒久習公名無敢譁者會京口僧告變公不爲動人情恃公而安泐河議興江陵寔陰主之屬人謂公新河成旦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嗾言者論公去已試之果無效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爲之上書觸時諱至錮秩罷免人以此愈多公長者公內行醇謹其愛敬尤不弛于師友性倜儻喜賑人之急凡衣食婚嫁喪

葬醫藥于公者甚衆又建義倉祠堂宗學以教其族人又推先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人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許歲聽睹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絕城市多者百年少者五六十今年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月間北去願求一識鬚眉公起立堂皇前三老繞身熟睹之良久乃出公行咸集挽留百里間爲之塞衢罷市公之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姓裔出周文王子畢公後有食采於潘者因以爲氏至滎陽侯而氏始彰凡三十八傳伯民公肇遷烏程七傳綜以純孝著稱

石晉時北郭里名迄今未泯又三十八傳而得公公諱季馴字時良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沒爲萬曆乙未四月十二日嗚呼公自童子時以逮老爲司空其涉危者數矣未冠卽慷慨爲父白冤賴當事試其文寬之然往來敵陣無能具一菜羹一管履可以辱弱死仲氏太守繫獄公匍伏請減等致忤部使者上彈章可以急難死五十服母喪如孺子慕涕淚覆面可以哀死二十年老河臣日夜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洩或咯血或裂疽視事可以病死嘗露坐河壩督工水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衆皆驚走公幸無恙又颶

風吸舟入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
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立石于河湄曰潘公
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廷臣每設數難以詰公不能
屈旣以轉羞而成怒而公復爲國體論救故相新進
者欲中以危法又可以讒死夫此數者皆出于前所
謂三難之外卽公一覽中亦未敢盡寫其艱危匍匐
之苦以暴之 君父之前而但向故人子弟私自慰
曰老人實有天幸曩朝論之紛紛也嫉者衆而攻之
急度無以見容于時其數罷而數還者賴 皇帝深
察其忠若瀕死而脫于難則天也天下聞其言而益

悲之雖然公今所得誥冊及例進宮保則皆十二年
前故物耳漢汲仁郭昌鄭當時皆得以河事被徹侯
之賞且令羣臣從官以下爲歌詠寶鼎以侈其功今
國家卽不屑與絜令然以公皓首河事百艱備嘗
追勞念往夫豈獨在邊臣後哉吾固知公九原之論
必有所歸矣

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川劉公東

星行狀

河清

于慎行

萬曆戊戌河決單之黃垺運道告堙詔舉才臣臨視
咸言上黨劉公卽家拜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併河漕之政總焉公以某年八月蒞淮行河
所決請濟趙渠故道明年己亥告成詔晉公工部尚
書兼右副都御史任一子官明年庚子渠邵伯之湖
明年辛丑議開泇河公病卒于濟公諱東星字子明
別號晉川山西沁水人也世居邑之坪上稱爲德門
曾祖諱文住大父諱得保贈吏部侍郎太公諱賓封

吏部侍郎母牛淑人公生而穎秀博聞善誦封公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試嘗居右嘉靖辛酉舉山西省試第三隆慶戊辰第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讀書內館故余等與同舍也庚午授兵科給事中尋轉禮左所條奏邊務國儲及釐剔奸蠹諸疏號爲老成有識其時新鄭復相宵人附麗政多失平公將露章彈之或泄其語相懼因請大汰言官所睚眦舉網之公得謫蒲城丞居諫省數月爾久之徙知盧氏公雖以內吏左遷然其爲令若丞躬行節愛未嘗傳舍其民所至獎薦儒生多成名士二邑皆歌舞之萬曆改元召

爲刑部主事署中有所比讞不當其辜他郎母敢難也公獨力白其寃司寇則目攝公獄有左驗何據而出公仰視曰雖有左驗情實未明亦何據而當之死司寇起謝罷郎竟傳爰書磔死已而事白司寇及他郎皆奉譴旨鐫官而公名大起矣丁丑以戶部員外郎出爲河南僉事已卯轉陝西叅議以學行推浙江提學副使浙士富于經術前使峻爲繩削以奉時政口語曉曉公一以行誼爲先而評臨藝文秉衡上下未嘗有所尅核私書請謁則屏不視士服其公壬午陞山東叅政轉漕中都已而丁內艱服闋補河南按

進山東按察使備兵易州歷湖廣左右布政使壬辰
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地方其時倭寇朝
鮮王師出討宿重兵于天津羽書狎至歲又大侵公
外畫東征便宜內理荒政條上改折蠲停差次及請
臨德漕粟數十萬斛立法平糴官不失直而民贍給
是歲也西輔饑而不害博陵盜起聚且千人吏請發
虎符誅公曰此潢地弄兵可尺檄下爾殲其魁若干
餘貫不問乃皆解散癸巳轉左副都御史入理院事
尋遷吏部右侍郎以清正廉平佐天官臺長政本肅
然會閱邊論功大父以下得賜今爵而封公年八十

各河爲二以一人之

有二從養長安公請送歸許焉聞命而卒于邸朝廷
賜之祭將作治葬久之有河事乃召起公故事河漕
爲兩府漕大臣居淮主發運河大臣居濟主疏渠會
有大役兩不相謀幾廢成功朝議合之便乃總屬公
七省監司長吏咸受節制公旣循行河隄相度便利
以爲漕渠梗塞其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利
而並舉之于是議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于
彭城元時賈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年至嘉靖末
北徙潘大司空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決
黃壩稍壘成渠惟曲里鋪至三仙臺四十里臯陸如

故公因而鑄焉又起三仙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若千里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萬諸部吏民若罔聞焉邵伯界首二湖楊之巨浸游波決漭風則善滑渠成行旅宴然初議二十萬比成費可三萬濬口河者在滕嶧之間受沂沐下流南通淮海漕河一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莫或決筭舒大司空嘗鑿韓莊中作而罷至是公遂成之初議百二十萬費且七萬有渠形矣而會河決宋中故道填不可舟衆謂濬口若成明年新運可毋乞靈河也而公不起矣方公疾時督漕御史過濟視諸榻前

公子泣拜而請輒爲具疏已而公疏亦上累詔不允
則從牀簀治書經理河事嘆曰吾所謂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耶嗟嗟傷哉公爲人癯而健骨風神瑩朗目
光炯然警敏多才遇事風生而能持重不輕發談說
纒纒不爲畔岸而中甚勁特有所不可萬夫莫能撓
也歷官三十餘年以儉素自持法服之餘布衣芒屨
以居食常脫粟家人化之歲嘗大饑糴粟以賑屣履
田間時從野老泥飲孟羹豆飯皆爲盡歡足迹希至
公府有寃無告則爲白之一日憇于道周有輓輅而
覆者號易助予公卽臂而出諸淖路人驚曰何物厥

夫至使天卿夾轂起河漕日方憇于門二騎士奉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爲通主君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驚伏請罪公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乃公其朴不自貴如此在濟上時臨清稅使虐而激變蹀血署門公聞立遣一將奉檄往撫定之而亟以狀聞用公計畫東方以寧或謂濟清相去且數百里有兩臺在可毋煩公公曰不然大臣出疆惟利社稷是以安有乘鉞方州而河漕襟帶之區視若秦越職守謂何其年燕趙齊梁災流徙滿道公出秩金爲倡下記所部各以多少設粥餉餓者所活甚衆又下郡邑諸城旦

徒惟盜竊不免其他盡令濟河得以輕重相准弛其
什五六既頗省召募徒得早脫所生全亦無算凡公
所爲福利于民多此類也公既修無生之學以出世
爲宗平居訓迪子弟惟理道檢相爲先不及榮利聞
海內名碩不遠千里遣之從游後當任子憐弟孫孤
幼欲以官之公子惟然惟命退無二辭及公卒交游
賻送一無所受曰先人命也斯以知其內訓矣公生
嘉靖戊戌正月二十二日卒萬曆辛丑九月十九日
得年六十有四總公平生廉而不激惠而不昵崇簡
易之理而不擇便狃鴻鉅之烈而不雄成虛心正已

東公矢節凜然古貞臣風焉病而詠曰人能常清淨
萬物悉歸依此其學術所由矣公駐節濟寧與予里
近各操一舟相訪遇諸鉅澤之湖異乎平生所薰習
也慨然謂余古人朝聞夕死者何物吾與若冉冉老
矣于死生夜旦之常猶未了了不罔生乎余河漢其
言未嘗不茫然自失也公且死謂家人避無怛化吾
歸矣公歸安處以其所歸覆其所聞其必不爲罔生
也蓋漢初未有佛教而曹相國汲內史以黃老清淨
之學施于當世其若懸符者吾以是謂公焉

工部右侍郎劉丙傳

永木

丙字文渙江西安福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監察御史遷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以憂去服闋調四川陞貴州按察使福建右布政使四川左布政使進右副都御史督採大木擢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丙操履清介喜於有爲政尚嚴厲無所縱貸雖頗取怨而法令修舉士民畏之及膺採木之任親入山谷冒嵐瘴遂致疾卒訃聞贈工部尚書諡恭襄賜祭葬如例

左副都御史李公憲卿傳

宋本

李憲卿字廉甫崑山人嘉靖戊戌進士選南京吏部
驗封司主事歷郎中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
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憲卿承巡撫檄爲法均
派折衷最爲簡易已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
會施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冠縣
擒獲之既寧李尚書默自吏部罷還沿途有司供帳
頗懈比至臨清獨勞送禮有加李尚書深喜過望逾
年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叅政未幾陞河南按察使
甫四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奏水災乞蠲貸親

行鄂渚雲夢間拊循其民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客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征剿所過半廩無缺憲卿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徒煩供餉無益其後土兵悉召歸不復調是時奉天殿災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采辦大木工部侍郎劉伯躍以憂去上特旨陞憲卿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制建九廟而西苑神仙長年之殿及珍臺開館歲有興造頗竭蜀荆之材乃行巴庸焚道轉荆岳至東西川往來督責鈞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崇官舊制環瑋於永樂

金仕國長終不能合憲卿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
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叅政游震得副
使周鏞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桐樓梭江叅政
徐需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崗叅
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
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叅議繆文龍入播州貞州
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
嗣功入龍州叅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叅議王重光入
赤水猴崗僉事顧柄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
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

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序馬重葵巡按御史郭民敬歷印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紳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超涪州六月上瀘叙至守督會處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亡今三省見採者視前亦已超絕第所派長巨非常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伏望勅下該部計議量才取用庶臣等得專心採辦而大工

早集矣 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
汀淮至京師舳舻相接而 天子猶以 皇祖時殿
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巨材故殿建猶未
有期乃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之民
暴露三年無有休息大臣以爲言 天子亦自憐之
手諭大臣曰殿材果難須設子孫能守卽葦亦可久
于是將作大匠頗能規削膠附稱 上意而見材度
已足用憲卿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詞旨甚哀
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 天子從之遂考卜興工其
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

八十章憲卿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崗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疑荆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崗思南潮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且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

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
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
軋崩岬鳥獸哀鳴震天跋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
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
南山植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
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峰山巨
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憲卿乃獲之山童木遁
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
至矣是歲辛酉冬徵還內臺明年大計天下官已而
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至東平卒憲

鄉人美姿容談論有章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
其志至京師分宜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卽丰
采亦足羽儀朝端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故採訪三年
地窮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爲難

右僉都御史史仲成傳

采木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仲成慶陽府安化縣人洪武
中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奏請封禪不報後陞山東
按察司僉事尋改桂林府同知永樂元年陞僉都御
史力言黥刺之人雖材且賢不可復用上是之四
年命率山西軍民採木於五臺山仲成不飭履行不
恤人勞督責箠楚軍民苦之時有管軍百戶亦被箠
楚上聞之曰舊制軍官有罪非奏不得擅問仲成
不知恤此豈知恤軍民哉召還將正其罪比至中風
暴卒時永樂十一年三月

同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公諒傳

巡視

實錄

賈諒峰縣人永樂中繇鄉舉擢刑科給事中宣德四年七月丙寅諒同給事中張居傑等劾奏戶部郎中蕭翔酌酒廢職名震臺端宣宗諭夏原吉曰朝廷置給事之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凡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祖宗時慎重用人其有敷奏詳明蒞事勤敏智識優長有補政治者用以不次久之擢諒爲右副都御史巡視湖廣鋤強梗屏豪魁振舉綱存大體楚之有重臣以保釐茲土自諒始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高公明神道碑

捕盜

何喬新

成化二十一年秋九月十有九日養終院左僉都御
史高公以疾卒于家有司以聞 憲宗皇帝遣江西
布政司叅議林同以牲幣諭祭焉公卒之三年爲弘
治元年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余公請于 朝謂公
居官以廉慎稱且有平閩寇功宜命有司爲治葬事
今天子允其請特命有司治其塋域公諱明字上
達世家信之貴溪曾祖諱元杰祖諱則銘再世不仕
皆以端厚稱父諱吉昌以公貴累封中憲大夫都察

陳有僉都御史母鄒氏累封恭人公自幼以孝聞年
十三恭人病甚公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
粥中恭人食之頓愈稍長補邑庠生篤學不勗景泰
庚午領江西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試政都察院未幾
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彭城李苟等苦官吏貪暴訟于
朝事下御史臺時越訴者例謫戍邊公奏曰謫戍之
例爲妄訴者設苟等訴不誣法當杖 康定皇帝從
之因著爲令村氓趙釗等爲妖言吏欲功執其黨數
十人誣以謀反獄上公曰此愚民處以妖言足矣縣
是其家屬皆獲免巡按河南黜汙暴誅凶頑風聲凜

不悅
河決
田

然郡縣冤獄吏不能讞者悉爲辨之黃河南徙民耕
其填淤者畝收數斛吏議使民計畝輸稅公不可曰
河徙不常異日平陸復爲巨浸耕者何以供稅議者
乃止及還朝適邊報沓至公奉勅督邊餉人皆趨令
靡後期者都御史寇深剛愎自用屬官少當其意者
尤忌江右人獨於公敬愛無數凡大獄大政惟公言
是聽章疏當上者俾公具草焉英宗皇帝旣復位
天下藩臬郡縣百司來朝監察御史趙銘等劾其罪
而彈文出於公上怒其觸諱命中官詰草奏者衆
懼莫敢對公毅然曰彈文實出明手銘等無與中官

入白之 上顧左右曰賢御史也釋不問忠國公石亨以擅權得罪言者劾其不軌 上命公與錦衣衛指揮門達籍其家公語達曰亨非有反謀其僮僕不當從坐達然之遂同以實聞得免者四十餘人尋陞大理寺丞凡獄情矜疑者叅錯訊鞫多所平反 憲宗皇帝嗣位遷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南臺以去輩數連憲度稍墜而百司亦多自恣公振風紀明法令痛斥庶官之貪暴者南都肅然會淫雨彌月公上章言此陽微陰盛之徵宜脩德以回天意 上嘉納之 袁民販私鹽者縱橫江上商旅幾絕勅公勦之公遣

南臺御史顧以山戴琥往捕授以方略擒賊首九百餘人長江以清行舟無阻公念二親老連章乞致仕未允又三疏乞終養上乃許之居無何二親相繼逝執喪哀毀幾不能生戊戌上杭盜起凶醜日熾詔起公于家改左僉都御史賜勅許以便宜從事公力疾而行至則先揭榜諭之賊恃險不服乃遣兵搗其巢穴鹹其渠魁撫其脅從又以上杭之溪南里寔盜淵藪乃析爲永定縣以統釐之於是汀漳之間晏然公以寇平又上章乞歸上憫公久勞瘁鄉乃許謝事既歸終日不談官府事惟與子弟及縣之俊秀講

經史而已給事中虞瑤大學士袁慶祥等皆上章
乞起公用之然當道多與公不合者故卒不用公生
於永樂壬寅至其卒得年六十有四所著詩文散軼
惟終養錄征國錄安宅錄尚存初公奏乞歸養曰無
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三宜退故自號三宜及
自闕歸語人曰國家有事宜再起事平宜再退更號
五宜歸歿索筆大書曰平生無一事欺天至死全百
骸歸地命子鵬揭于柩前嗚呼公之爲人兩言盡之
矣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宥墓碑銘

鹽政

彭華

成化辛丑五月甲午左僉都御史致仕海南邢公卒
訃聞 天子悼惜遣官賜祭于家其子頊不遠萬里
走京師詣予乞銘其墓上之碑公予同年友也予知
之深其平居溫溫然不爲嶄絕崖岸及臨事則斷斷
有不可拔者自爲御史時稱有執守雖於總憲者已
不肯屈就旣而出治兩劇郡它人殫智畢力愈不治
公未嘗立奇惟省徭均賦節饋遺以理折獄不爲私
撓而已兩郡皆翕然信服名赫赫動朝廷乃起爲僉

都御史賜璽書巡撫東吳公益以事自任有干謁者一切置不問以是得謗遂乞致事時年甫五十有五夫士君子立志確然素定於胸中以之修己必不易其操以之治人必不爽其政及稍見幾微必急流勇退不溺乎其常若公者非有涵養之學通達之材卓越之見不能然也而可使泯無傳邪公諱宥字克寬正統辛酉以禮記領鄉薦戊辰登進士明年拜御史蒞四川道景泰庚午常熟民有誣匿太監王振家財者辭連二十餘人公奉命與錦衣千戶于信往鞠之至則辨其誣于恐得禍公曰豈可避禍而文致人罪

邪竟辨之辛未巡按福建鎮守薛尚書希璉與許御史士達相訐奏事下公公一以實覆不少避或疑鄧茂七餘黨生亂欲以鎮東軍易延平軍公曰人情重遷山海異習徙之適恐致亂卒不徙民有坐盜死罪臨刑寃號不已公曰盍姑緩之踰月果得真盜築永安四城奏留班匠助役城成民不告勞甲戌巡遼東瀋陽軍官盜官儲者三十餘人公以瀋陽三面拒敵奏止黜爲首者二人餘皆罰贖守城未幾賊至賴以無虞副將焦禮有功主將曹義欲冒之寇都御史深黨焉公不可遂成隙丙子乞歸省天順戊寅還朝

河南革省驛遞復民地取之藩府錄罪囚可矜疑者
民皆稱快庚辰績滿擢知台州府府吏舊皆僦屋以
居而新參者輒入公費金公卽府治東闢地免新參
金令自治屋三間甫三年吏盡有舍尋以巡按時事
就逮父老有懷金竊餽者公曰吾無用此謝絕之左
遷晉江縣丞 今上嗣統復起爲蘇州府蘇田賦甲
天下攬納者滋爲弊賦因以虧公痛繩治責償且得
餘錢數千緡因以闢永豐倉築沙湖長隄甃運道橋
梁爲永久利民俗喜奢公率以儉約諸遊宴亭館老
佛殿閣一莫之顧成化丙戌大水民饑公開倉廩且

皆不
與
其
者

勅得米八十餘萬斛賑之民猶不給相聚持券入富

家強取公卽日榜諭許民持書券赴府府召鄉老引

領往貸其不發與強取者俱抵罪又得米八百萬斛

猶不給會計軍餉足一年尚餘二十萬斛亦舉貸之

同官以專擅爲慮公曰民命在須臾待報則無及矣

吾當任其咎民賴全活殆四十萬口事聞上賜勅

褒獎陞浙江右叅政仍視府事是年秋遂擢僉都御

史詢吏治察民隱獎廉能黜貪暴開丹徒二河築奔

牛開革儀真淮安兌運米重曬增其腳費清湖坡田

賦減門攤商稅規畫賑濟散斂率有法理兩浙鹽課

僞造引私販渠魁數十人官給煎鹽具俾濱海民兼
主之山居者出米給焉民兩利之鹽賦無虧己丑黜
罷官百七十餘人帖帖不敢有怨語庚寅秋議事至
京乞致仕章再上乃許焉旣歸別號湄丘道人作湄
丘草亭記以自見間語及祭禱曰謂里無良醫市無
善藥不忍坐視勤於祭禱以紓愛敬則可若謂鬼神
能生死人則萬無此理卒年六十有六公之先在宋
建炎間自開封徙瓊之文昌父文廣封四川道監察
御史母許氏贈孺人繼郭氏配林氏俱封孺人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天祥傳

鹽政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天祥字元吉蘇州吳江人弘治丙辰進士授青州府推官入爲監察御史遷陝西西安府知府郡人爲立生祠擢山東按察副使整飭天津兵備時叛賊劉六等聚衆轉劫天祥嚴號令設卒守要害獲渠魁官太保及其黨七十餘人加俸一級尋進太僕少卿仍理兵備事以賊衆兵少奏上命都督張俊率精銳援天津祥與之夾攻俘斬甚衆由是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賊平徵還巡撫貴州兼督軍務洞苗亂天祥調漢土官兵分哨進剿遂破賊

奏請斬凡六千餘級捷聞賜璽書獎勵有白金文綺
之賜召還理院事以虜寇宜大用廷推往督軍務至
虜虜已遯矣已而進左副都御史以虜寇延綏又奉
命提督三邊軍務虜亦遯賜蟒衣加俸二級又奉命
理閩浙鹽道經吳江卒於家時正德十一年八月天
祥警敏有才略臨事能斷所至有聲其在天津功尤
著但卒後諸子爭訟所積財至十餘萬人以是或不
滿之

副都御史唐公繼祿傳

屯鹽

唐繼祿字子康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初授浙江
安知縣有異政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雅以風
自持卽郡守庭謁後不行燕見之禮所至擊汰賊
吏無算性英敏彊記而又長身嶽立嘗與兩司錄
囚籍一覽輒了然間掩籍漫舉一二獄情詰兩司兩
司倉卒或不能對以是愈益嚴憚之若神君然楚中
以里甲爲累歲里長一應卯百需攢蹙之吏胥緣以
爲奸利動至傾產繼祿爲嚴縣官一歲所需若干第
徵金有差貯之官量入爲出令里長毋得復應卯

著爲畫一法楚人至今便之行部荊州會興山盜起
穴高鵝寨鑿礦行劫衆至三千人而縣官利賊礦砂
之入匿不以聞郡守徐學謨上狀繼祿卽日下雕轡
之令守言大侵後兵食俱訕未可輕動且寨險峻難
御攻不如檄降之便繼祿默然良久曰吾策之矣擒
賊查先擒王乎乃縛縣官來囚之郡獄而陰遣沙市
巡檢趙應奎詣高鵝寨諭以朝廷威福宜早自解散
不且啗汝肉賊下寨羅拜巡檢泣曰吾等爲饑寒所
迫故聚而丐食一聚則不得散縣官復餌我謂上人
未之知也今日之命懸于巡檢願巡檢活之應奎馳

歸以賊語報繼祿領之急檄郡鈐符票三千如賊之
數復應奎詣寨人給一符待以不死姑斥之還籍
有符者盜其母得擅殺報功月餘賊黨散盡高鷄寨
于是役也不煩地方一金而歸夷數千里間按堵如
故後擢大理寺寺丞晉少卿擢南京操江僉都御史
晉屯鹽副都御史俱在任不久以疾告尋卒於家年
五十一繼祿爲人自少嚴整介潔生數歲而孤事寡
母以孝聞立朝幾二十年門生故吏有所餽遺無論
公私一切謝却居穴庭儼如官府絕無燕褻之客
僮僕不敢仰視在告時親朋亦罕覩其面繼祿故無

麻履錄

卷之五十九

三

子卒時生子方一歲人以爲有天道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濂墓誌銘

屯田

茅坤

僉都御史澤山張公病且革執予手而曰君爲我書其墓嗚呼若公者世之強幹之才也天假之以年而遲之祿位以究其志庶幾乎古之所謂戮力王室綱紀四方者而今且沒而公之業止是耶公名濂字子清甫弱冠舉浙江鄉試第一已而與予同第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以能聞因推擇爲吏部當是時諸爲吏部者所當進且絀天下之賢不肖其權歸于執政者十之九而聽吏部所自得爲者十之一諸郎署

不得不共爲泮澳河湫以相浮湛間有守其職以抗者輒坐罪去而公之入吏部也旣以能顯聲郎署間執政者業已器重之又適兩執政者互相構其一敗去公數畫策閑說執政者指故所嫉而欲擊去之其人不肖也公聽之矣賢也卽前說之曰某故所件門下者然頗竊時譽孰若姑置之而以顯君侯之能容乎或指故所私而欲顯擢之其人賢也公亦聽之矣不肖也卽又前說之曰某之骫法毀職也如此其所獲罪門下者甚矣而君侯復私之毋迺甚其忌而分故執政之誦且訕乎執政者往往願解唯公指顧間

有不得卽入以告於太宰出以私諷執政所故帷侍
而親信者故公獨能反其權於吏部者十之九而姑
以聽執政者十之一公又力以抑奔競振淹滯爲職
其按資未及而或援之者力雖才智亦擯之其按資
已踰而刺不及門者雖孤遠亦亟之矣一要員缺衆
或私指曰某有力當不次補之矣已而公所補者某
蓋蹇諤之士無他援者也一冗員缺衆或私指曰某
員缺按故事當補某輩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衆所
謂有力者也故公之典銓曹舉賢任能進則以才藝
信於執政而退則不拂天下士大夫之望公亦數自

喜後先郎署間而能以直舉職者數十年以來一人而已已而公以能擢通政提督膳黃然公亦以能爲世所構向所忤執政而進退之者人日以衆怨日以深其所從中而巧擊之者日以力會虜入寇公以守都城有聲遂出公爲僉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屯田事矣蓋以使能爲名而寔遠之也未幾公坐訕左遷公不就卽拂衣歸歸則買山列亭榭種名花異卉又別穿池種五采玳瑁粉黛之魚仰而嘯俯而臨流以自適此其所以以道御命而進亦可退亦可也買生遷長沙而爲之賦腦而亡昔人猶悲其志予於公

能無仰天而歔歔流涕也乎按狀公之先世家於汴
宋高宗時扈蹕入浙遂占籍仁和張氏族譜自仁和
始凡幾傳而爲鵬鵬生綬綬生應禎號愛山卽公父
也鵬以來以貲甲郡中又能手詩書以教諸子孫而
族以科第顯者後先相望焉及公爲吏部驗封司主
事贈父愛山公如其官母吳氏妻沈氏並贈安人已
而愛山公加贈爲稽勳司員外郎而兩安人亦並晉
爲宜人宜人子男四曰樞杞機桴女四適某某公之
同祖兄按察使漸弟武庫郎中洽並以材行聞於世
予故共公之昆弟爲締帶交而公尤深方公之爲吏

部也尚書唐公龍亦謬以予能由儀制調爲司勳公
瞿然喜頗期兩人功名相推挽已而尚書坐事免予
亦外徙而中或有并撼公者公笑曰吾不及與之同
其進當亦與之同其退可也公之慷慨倜儻之氣類
若此嗚呼予安得不哭公之慟而爲之題其墓以復
于公也乎公之沒爲辛酉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
明年某月日葬於靈鷲山祖阡之原其銘曰 公之
始孕母輒異徵夢日墮懷中夜有聲占者布策兆曰
腹鳴天或錫祉爰及後與維公之生踐疑非常童髫
挾賦蔚乎雲翔年甫弱冠首舉於鄉文章之名遂傾

四方已而射策羽儀天池授官西署聲擅一時獻獄
諸疏公手勒之題名漢柱光溢庶司及改銓曹明揚
攸職舉淹振滯抑謫屏壘孤矯之士不以遺佚肘腋
政府雖顯亦擊當是之時公爲能臣譽望四馳媚亦
及身會虜入犯燧屬帝聞校士徵兵雜還魚鱗公
以納言徙爲右丞天子璽書督屯幽恒名曰使能
細柳列營籍之外補姁口朋興公旣左遷解組拂衣
朔朔埃時公卿可躋豈公之抗一折不支黃鵠高翔
繳矰靡施免官來歸臥於中丘託盟范蠡比迹留侯
睥睨一世耻屈貴游買山種花穿池引流枕星席月

鳴散揚繯客或勸仕羞以文犧病旣彌留執手引訣
公掀予髯笑而不答左右若遺僅託書碣書之何以
天地一喙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璣家傳

公璣璣字在叔別號在庵姓王氏世爲衢州西安人
父諱文暉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再封奉政大夫山
東按察司僉事僉事公生三子公爲季幼穎敏始生
時仲父遵無嗣叔母鄭氏求爲子比有識卽求歸終
不忍背所生十歲就小學刻志向進補郡邑弟子員
尋得廩擇交多善士聞有道陳白沙之學者心亟仰
之渡江從學陽明王先生門先生一見亟稱篤實因
與心齋王先生延同爲此學必欲見諸躬行戊子領
鄉薦己丑進士時詔選科道部以公名上拜兵科給

事中孜孜舉職不激不隨首疏請重學校遵守令儀
聖駕親耕藉田復上言耕籍實務四事起書生論
時致準古酌今論者以爲鑿鑿可行他若留意邊備
請伐虜謀慎簡京堂大臣慎處邊方重臣雷震修省
議稱廟制等疏皆當事理而乞分內閣重權以防壅
蔽尤人所不敢言辛卯迎養二親時遇郊祀推恩食
事公親拜闕下壬辰差視內庫及御馬等監局上言
考察二官編處商人查更管事庫夫查處折色錢糧
禁處不堪物料五事積弊隱姦搜剔無遺內臣爲之
斂跡達賊入大同將臣失事及以捷聞奉命查勘功

罪親往得鈔略驅搶實跡及各官行事時服其公烏
思藏昆崙鎖南扎以堅察已藏卜乞襲天乘法王貢
年例方物外私進廟款甸子無量度金佛一尊畫像
釋伽佛一副舍利十顆復言酌處外夷貢物明好惡
訓華夷以垂法萬世詞嚴義正至引唐宋爲比識者
難之癸巳補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武定等處政暇
輒進諸生論學齊魯之士彬彬向風退卽娛侍二親
年並八十東人以孝稱之丁酉遷江西布政司右參
議屬歲歉米價頗貴饒之樂平業磁浮梁者輒盜兵
警殺省城震駭當事者束手無措公以撫按委托廉

得其情先爲曉諭乃拘逮首禍擅殺者各置于法餘
並解散人樂更生辛丑轉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天
津二親憚遠乃攜僮僕二三輩單車就道亟思歸侍
緣邊報孔棘不果天津道介通滄職兼郵傳舊蒞此
者惟應接賓客批答夫關之不暇公至亟請于撫按
委賢有司一員以董其事因得專詰兵刑至今猶遵
行之沿河青屯所無有司姦人悉駕小艇名假買鹽
竇窺便攘劫被害者奔訴無從莫之指實公爲籍其
船戶官爲編類令船尾各畫一禽以相識別許徑指
其船禽以訴盜無弗得河道周清值九廟大工之役

邵安榜尋飄流木筏公卽親歷沿海敲冰伐葦獲木
無算轉輸于京勞瘁成疾臥病連月且聞僉事君恙
思一見乃連疏乞休銓司以年勞當遷未卽允覆疏
再上而外艱聞矣曉夜奔還屬大功告成賜銀十兩
明年乙巳春喪事畢廬于墓次終制以太宜人年耄
不忍離踰歲太宜人亦卒庚戌春起復補任徐州兵
備秋陞福建布政司左叅政所至臺司悉以道誼見
推時江北濟淮人民逃移田地荒蕪廷議欲設才望
重臣撫治遂進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充淮徐兗州
等處招撫管田使辛丑捧表入賀次淮聞報過徐接

卷之五
二十
客八月稱賀畢赴本院任題請關防吏書領劄符赴
臺公以久次驟更要職權貴欲市恩援以附已公恪
守初志不少阿徇同鄉有愛公者勸公少貶公不顧
惟以書幣修謝撫屬五府三州久罹災歉千里蕭條
公日擊時艱盡瘁不恤節浮費勤勸課巡行郊野悉
心招徠簡任治農官老經處農器牛具種子復業闢
荒者立果寬假以三歲爲期親撰誨農歌一章諄七
誨民先是部議處置錢糧擬借支漕鹽以集事值時
多故未易給發乃資衆于倉廩之糴易假牛于公畜
之贖罰取器於庫藏之美餘公處之有方民不加取

而官亦不煩給發流民復業者爲戶一萬二千八百
有奇爲口四萬二千九百有奇所墾田地八千頃有
奇凡歷再期漸就緒而河水連溢亟以災聞于朝詔
遣工部尚書默泉吳公出賑民賴以不饑適言者請
併職守欲會河道漕運撫營以爲二再以言官論列
裁革添設重臣回籍聽用蓋有陰主之者矣六月南
歸一意欲退世務悉屏去惟一二童子侍側自後南
部會題撫按舉薦咸在遇缺推用列公絕不與兩京
故舊通音問無意天下事矣訓家以禮每身先之冠
藉酌古不泥喪則自履率人省薄俗分孝設齋之費

而專意附身附棺始于宗族好禮者皆樂從之祭則
春秋時享於祠以及忌祭薦新謁朔展墓俱遵家禮
祭畢每誦高皇帝聖諭及先祖遺德善訓以警族
衆行之漸久人頗見信嫁娶深鄙論財惟取世家清
素者絕不以勢利華侈相尚自家食時輒留意祠堂
族譜力未能逮歷官後始漸爲之俸入產利半以供
祖塋祠享之用待母黨曲有恩意常言平生無過人
惟出處分明不曾少有降志屈身處初仕瑣闥以不
附時宰外補歷任藩臬同列多所嚴憚按撫無加禮
議論侃侃若不知有薦坊權在天津日胡總制守中

勢恒赫他兵臬皆曲意趨附八獨守正不屈守中敗
附者獲罪咸下公問理因自戲曰使我與衆同流何
人作問官也在宦途二十餘年尚參藩政位都憲未
久復以直道忤時古冲李公大宰去任以故人情待
之頗厚再起道經于衢絕不與見其處嚴少師柄用
之際始終一節尤人所難待鄉里士夫澹然無炎涼
態惟平昔故舊及後學同志溫然若骨肉五邑官師
有持正獲罪者多賴公陰爲扶助其人多不及知三
十九登科四十筮仕五十五居憂六十再出出四年
復歸逍遙林下且十年食無兼味室無長物二子服

藟菲無異寒士其歿也無餘財以充殯殮費爲文
平實有理致類其所著有在庵遺稿藏于家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九終